

鐵

崖

賦

藁

何本

弘治作宏治改點

顧作積

玄作元 註世慈等字 皆缺四

琰作炎

屑作豚

顙作容

丘作邱 圓上字 不加下

○ 予喜蓄未見書故向以讀未見書名其齋
 而自後所獲之未見者多故三十年來檢閱
 中藏本輒自詫曰此外間罕傳之秘本也凡書
 之未見者以真未見也或當時有之而後世無
 傳焉或某家有之而行世實鮮焉此皆
 可以未見目之即如以楊鐵崖賦藁朱子
 新錄之明初固有傳本也及瑞樓藏之家
 固有秘本也曾幾何時而朱子新之名不傳
 文瑞樓之物也散焉如朱子而識其親
 見其目者又何從而識之邪爰書此以誌幸

楊鐵崖先生文集目

元本無目何補
目下小注及補目俱何
殊筆校增

元楊維禎

伏蛟臺賦覽古

蒿宮賦殿宮

金蓮炬賦器用

八陣圖賦覽古

與賦案所載異

太液池賦覽古

方諸賦殿宮

柱後惠文冠賦器用

刺史屏賦治

治

旋葵賦覽古

未央宮賦殿宮

象載賦覽古

紫微垣賦天象

姑蘇臺二首

封禪賦禮典

均田圖賦覽古

玉筍班賦學文

宏文館賦殿宮

覽古

九府圖法賦律

千秋金鏡錄賦治道

閔忠閣賦覽古

玩報亭

周公負成王圖賦書畫

鹵簿賦禮典

會通河賦地理

覽古

奉元神策賦禮典

首陽山賦覽古

五雲書屋賦宇室

角端賦獸

覽古

翠雪軒賦宇室

進善旌賦禮典

景鐘賦器用

會稽山賦地理

覽古

渾天儀賦器用

殷輅賦器用

記里車賦器用

器車賦器用

覽古

三神山賦地理

舜琴賦樂器

白虎觀賦殿宮

天衢賦天象

覽古

龍首渠賦地理

天籟賦樂器

簡儀賦器用

浮磬賦器用

覽古

石經賦學文

栢梁臺賦覽古

海鹽賦飲食

金人賦治道

覽古

飛車賦器用

覽古

覽古

覽古

覽古

楊鐵崖先生藁集卷

賦

伏蛟臺賦

按真君許遜傳晉永嘉時誅蛟精於鄱蛟既誅復埋鐵券於鄱湖口植靈栢於西山用制蛟之餘孽也栢不幸毀於至正甲申明年鐵券走其所鄱陽道士胡道立於東湖之濱夜見神光燭天電火下掣於是就掣所得鐵券遂築臺東湖之濱曰伏蛟仍瘞券其下守以銅仙始真君仙去時言五陵當出地仙八百人振其教而嗣吾事者在鍾陵今鎮蛟之券千年而變變而蛟復為孽一旦先幾俾道立得之豈非神陰有

授于道_玄而符鍾陵之言乎前太史虞公集已為誌
其事而鐵笛道人楊維禎過其臺復為之賦云

神禹氏之鎖支_神也水帖東南民宅下土閼三千餘年

而大江之西_洪復_洪矣_洪苦_洪曰有慎即修容吐語潜妖匿怪

出沒洪所或化黃牛或嘯_玄虎呼之則鼉作而鯨吞吐

之則雲涌而霧聚利劍莫施於飲飛犀兵曷用乎周處

於是汝南異人旌陽宰官當赤鳥之歲首降金鳳于人

褰駝神情於_元覽縱道眼于遐觀木變無以肆厥詐石

甌無以遁其奸嗟爾慎郎遨遊豫章偷龍宮之寶藏竊

仙閨之異香_幼長眉而美目被黼衣而繡裳托交于長

沙之市而卒壻乎刺史之堂方其載飲載食且冠且裾

鄧元作番何改鄧
下同

惡氣將蔽於南昌腥涎^蔞被於鴻都^陰何止乎鬼工暴
奚啻於經魚法官方士電策雷驅又孰得以執其辜俘
厥誅乎若乃策杖縮地得旨太清銅符鐵券金丹寶經
五神告妖而著謁三老指蹤而前迎試三五之飛步按
三尺之蒼精老蜃一斤海波四平靈栢消海桑之識鐵
符垂帶礪之銘要以一千年之久制以八百師之冥鳴
呼真人功亦盛矣劍光燭地雷丁躅空鍾陵之占斯應
西山之植攸同穹臺是築東湖之東軼雲雨於天半恬
汜濫於地中光地仙之故跡建水府之新功觀其西則
雲氣冉、煙骨重、雲君騎鵲羽客呼龍非逍遙真人
之峯乎瑤草披、玉樹差、錦魚上化朱鷺齊飛非洪

鐵崖賦彙上

二

原作蛟何校

崖仙子之磯乎其東則青霞鳳騫蒼蘿龍涎簷牙啄月
旋題刷煙非吳彩鸞寫韻之軒乎西山雨歇南浦雲停
竹窻雞語華表鶴鳴非徐孺子高風之亭乎挹其前則
滕王之高閣與秋屏而爭聳拱其後則梅子真之坡與
蘇墩而比隆是臺也蓋將絕後而莫躡追古而同風鬼
母泣乎當道龍公返乎故宮札瘥天昏之氣弭雪霜風
雨之候從蓋非旌陽之靈不足以安千秋之治而符五
陵之雄非道立之立亦不足以膺五百之運而應八百
之功是旌陽之道至道立而益顯而道立之澤與旌陽
而同窮也歟賦已於是復為檄蛟之辭曰吁嗟蛟乎歸
來乎玉龍揚靈蒼龍騰英九天不可以遽陞吁嗟蛟乎

歸來兮豐隆裂膽鬱攸焦頭下土不可以久留嗚呼裂
四海碎九州嗟爾蛟乎尚遨遊定乾綱鎮坤維四海一
隅今同歸吁嗟蛟兮爾何為臺伏蛟礪銅石民降土莫
枕席吁嗟蛟乎無反側

蒿宮賦

按大戴禮及呂氏春秋皆著成周蒿宮之事然未嘗
經載詩書而特見於秦漢儒者之言君子疑焉或曰
結蒿以為宮如堯宮之茅楚宮之蒲耳清廟茅屋亦
以昭其儉也以蒿可柱則方外之士談如瓜之棗如
扇之桃如船之藕皆可憑信後世夸大如漢唐之君
稱以符瑞者多矣而皆未聞瑞蒿之足以柱宮室也

歐陽子曰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如玄鳥太人跡之類以稷契有聖德故神其事耳蒿宮非此類也歟愚生幸際盛時不尚符瑞敢假問答之辭折衷以為蒿宮之賦

客有洛下生見於北京先生曰昔蒼姬氏之作邑于豐也實為鄴宮而不知為周人之盛觀者乃有鎬京之蒿宮也惟周之德動於坤極嘉禾既生華平亦植曰神蒿之高茂挺若豫章之與松柏仰卿雲之上承垂甘露之下澤大不知其幾園窮不計其幾尺豐后皇之嘉樹異凡卉之自形自色也于時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明堂大開洛寢中起資修柱於神蒿創危

棟之特峙體唐木之不彫繼璇臺之喪^傷侈爾迺右靈臺
左辟雍複道嬋娟重屋玲瓏四阿旁翼大室中隆蒿宮
法寢在乎其中天子不齋不戒則不得戾乎斯宮是蓋
靈祇之昭鑒而天人之所交通者也天子於是穆、其
容翼、其敬蠲蚩蠖獲收視反聽表賢簡能班常布政
逆釐乎三神祈福于百姓斯蒿宮之特名于以昭揭上
帝之休命也後代靈宮異室千門萬戶建木蘭以為棟
樹文杏以為柱尚詞臣之鋪張移一時之誇詡矧靈植
之不常而可以泛揄揚於往古乎先生啞爾笑曰異哉
子之所聞也吾聞諸爾雅藟之醜秋為蒿初生曰藟暨
長為萩艾蒿為冰臺藟蒿為藟藟蘆蒿曰莪蘿蘇蒿曰

蔚壯斥之曰邪邪博士之正心剡之為矢張將軍之假
手集有柱石之大材為梁棟之重負借萬宮之有名亦
不過茅屋之昭儉於清廟而已耳在漢之時也以果名
宮蒲萄扶荔以木名宮五柞枏栢或菹若而椒風或林
蘭而草蕙托物之芳治德之穢迨其宗祀乎明堂封禪
乎梁父金芝九莖產于齋房玉獸并角遊于春圃風聲
來于西那連理植于樂府也在唐之曰也紫宮既正離
宮日繁太和翠微蓬萊含元紫桂芳椒襄城飛山玉華
合璧嶺秀峯蘭或義托地理名取仙寢而貞觀盛治之
際連理之木生于玉華、平之花出于武關君臣動色
遐邇交觀而神蒿之柱亦未聞書其數宮故知萬宮之

事述於秦漢之儒而不同嘉禾之登于書棣華之頌于詩也吾故疑其不如蘭橈杏梁之弗近誣也况子徒知在古之蒿宮而未知今日三雍之有宮也方今聖天子嗣天歷服治具一新五^帝比德三王同仁萬國修乎方貢四夷^遠至其來賓天子於明堂布政之宮感尼父之歎魯國念孟軻之陳齊君昭修禮樂統和天人廣一元之所運與萬物而為春於是陽岡^集鳳靈圃來麟嘉禾協象靈茅應辰辟雍茁三秀之草靈臺見五色之氛諸福之物莫不畢臻矣子何徒信耳不信目而尚拾陋儒之陳言以啟萬代之君誇奇喜怪以為神也生於是逡巡避席曰僕陋人也徒聞法宮以蒿未聞法宮以道也微

先生之教則以中國靈蒿求十丈之神蓮千尺之影木
於海外之島矣遂喜而為之歌曰堯茨不剪兮禹室不
穹明堂啟司兮有蒿之宮匪蒿之為瑞兮儉德之崇先
主從而和之曰惟異作宮兮今之鎬兮合宮同德衡室同
道兮明堂布政天人之交兮如松之茂如木之苞兮如
地之員如南山之高兮吾不知宮之為蒿不為蒿兮

金蓮炬賦

曰若稽於唐之十五葉也偉大中之臣鄰上從諫之有
主下納誨之有人蓋將進善政於貞觀之祖而鑒於亂
於天寶之君者乎爾其羣臣退朝百司休署守城遇萬
雉之雄司閫嚴九關之禦合金獸之連環開千門而萬

戶未樓月白金鐘破夢以宵鳴紫禁風清玉漏穿花而
夜語時則天子兢、圖治不遑寧寐沉吟金鏡恭默丹
宸追勅業之多艱念守成之不易夜迢、其未央思從
臣之清議乃有語於翰林斯臣綯之在侍備顧問于玉
音揚大對乎九陛曰嘉言之有補裨聖聰之未至天子
於是下明命於司烜徹金蓮之寶炬因夜直於玉堂來
吾道夫先路感明良之相逢致千載之恩遇是炬也匪荷
之蓋匪葛之籠取髓於丹豹求膏於赤龍聚爛兮金齒
之英輝煌兮蒼精之蟲吐祥氛之五色續瑞氣之千紅
動彤庭之花影見紫極之天容蜨翅交飛隔絳紗之暖
霧螭頭欲墜落金剪之春風誠可鄙列錢於西京晒青

玉於秦宮瑩若覲天威於咫尺推光被於九重者乎嗚
呼吾觀是炬之光且榮也于以揚天子之清光于以昭
聖人之明德再觀是炬之錫而出也非惟著唐主之仁
愛實以表臣綯之忠赤沿後日之故事宋翰林之有軾
既賢主之簡知宜希恩之嘉錫一崇德而尚賢法前王
之遺則偉內府之寶用恭承恩於夜直於是乎玉堂之
傳金馬之匹固當廣木天之餘光燭閭閻於隱側也賦
已而為之歌曰寶炬降黃金闕射綵虹兮貫銀月寶炬
歸白玉堂映五星輔三光照聖明思揚忠烈千秋萬歲光
不滅

八陣圖賦

余嘗遊于白帝城覽于魚腹浦觀石磧兮依然聚歷
兮可數此非武侯八陣之圖而綿亘於今古者乎是圖
也天衡在外地軸居中八陣為雲八陣為風三十二陽
則風與天衡而並位三十二陰則雲與地軸而共宗天
地之前衡為虎翼天地之後衡為飛龍風為蛇蟠蜿蜒
乎西北雲為鳥翔軒翥乎南東蓋以天地風雲為四正
以龍虎鳥蛇為四奇而每二陣以相從凡行軍而會陣
或設疑而補伏皆游軍二十四陣之功中外有輕重之
異陰陽有剛柔之不同主客先後之有數彼此虛實之
相通一守一戰妙用無窮固不知其端倪亦孰明其始
終撫遺蹟以夷猶良有感於予衷想夫是圖既成變化

不測乾坤回旋山川失色風淒雲慘神號鬼泣數定今
莫移理妙兮莫測極垂大法以示人爛昭々其如白日
彼常山之蛇不足以言其彷彿而六花之陣不得以見
其萬一此唯所以思武侯於當年而歎天才之不易得
也方其漢業衰微九州騰沸孫權據吳曹瞞僭魏當時
惟劉元德其猶漢室之裔乎而且三顧草廬殷勤懇至
則武侯之出處蓋在于天下之安危而不在於一身之
顯晦蓋將繼炎劉四百之基而不為鼎足三分之計其
起劍閣之除論自有全蜀之利所以經營於胸中者欲誠魏
而吳以克復漢家之神器掃清中原以造高光之盛際
而所謂八陣之圖方將用夫一二奈何人心雖定天命

不回轅牛流馬之徒巧而秋風五丈之堪哀街亭既徑
而莫及祁山徒至於載來何上天之相厄使大業之中
類愚於是頌出師之表撫八陣之圖而知其忠誠貫日
月氣節橫風雷惜乎天不遂其志而用不盡其才也乃
為之歌曰天下兮三分漢業兮如雲彼蒼々兮何心使
吾侯兮功不成八陣圖兮魚腹浦我思侯兮心獨苦天
地兮無窮與斯圖兮終古攀古栢之虬枝兮肆君侯於
祠下

太液池賦

維漢武皇威武奮揚外夷賓服中國富强侈千門而萬
戶壯城池之金湯羗有感於多士肆多慾以祈長生於

是神明通天望鶴栢梁廊神遊乎八極而資大漢之靈長爾
乃鑿太液之神池壯清觀于未央倒青天兮練淨耿銀河兮
鏡明三山鼎峙以中立魚龍踏浪而群鰲石鯨吼壺天之翠
雨白麟舄丹鼎之玄霜花島春晴舞藏珠之神鳥滄洲
雲暖覆映木之瓊芳律奇景之畢覩與瀛海而相望天
子於是闢石室開金堂御以飛龍之舟揭以雲霓之幢
啟青鸞之琅玕邀金母之瑤裝授五岳之真圖賜紫錦
之霞囊奏瑤池白雲之曲鼓崑邱彩鳳之黃啖千歲之
蟠實酌九天之神漿殆將脫腥腐而輕舉馭浩氣而高
翔遠而望之何異引風颿於弱水近而視之其猶遡星
槎於天潢睇始元之黃鵠眡儀鳳之蹕、威靈瑞之來

備符漢德之明昌翼後王之繼作仍於此乎徜徉幸飛
蘇於雲舟駟虬龍而並行觀鳴鶴之小娃擷菱葉之秋
香肆羅襪之凌波結翠縷於珠裳勅飲飛之金鎖纜桂
棹於滄浪颯涼風之西來慮弱質之莫當故七寶避風
之榭又截然屹立乎其傍嗟斯池之淫涵其能衍漢澤
於無疆厥後玉環繼跡沉鵠于唐築高臺之百尺挹明
月之夜涼始霓裳之歌舞終錦襪之荒亡則是池也適
為禍國之宰而不足以為治國之光嗚呼影常娥於皓
月獲巨魚之明璫飲秦酒之鉄杯乘昆明之樓航是皆
無益於治道吾獨怪忌諫於忠良此所以騷人墨客感
慨於百世之下徒資弔古之彷徨噫嘻安得澤吾善也

有周文之靈沼除吾惡也有大禹之刑塘然後傾太液之水以一洗武皇之宴荒也哉

方諸賦

玉兔之英老蟾之精雲開鏡明珠孕水清貫陰氣之至象發奇津於瀼零此所以藏取水之實用而著方諸之美名者歟想夫大蛤顯瑞陰燧發珍美素石之瑩潔佳奇珠之孕真沉埋已久進用何新忽玉府之登崇與璜尊而並陳至若禮嚴明堂聿崇祀事庭設燎之宜光器盛黍之既備兼三酒之維奠亦六尊之咸至既明火之聿來思明水以為貴乃命司烜修其職位奉寶鑒而取新列上尊於五齊致方潔之美液如大羹之至味當其

寒兔泣霄老鶴唳天璇宮開啟瑤階濕沾蕤茲鑒之磨
拭來泚泪而清連地上升而默致天下降而通玄鑒得
水而爭輝水貯鑒而彌妍澄然如響甕之得露滴然如
漢盆之得泉凝潤澤之厭浥浴元氣之渾全佐王祭之
事畢與陽燧而功肩吾求其初則其成於湛恩為波之
遠至和為源之深歟天酒未釀之降仁澤無形之臻歟
其在五行之理則金生水之津歟其在五星之內義則
水輔太陰之倫歟故不得其物類之兆而必其理感之
因而已天地中間太乙是主水精之生萬物之母雲從
神龍風從嘯虎彼以類而相感亦其理之所寓况方諸之
毓英與陰精而同祖宜天一之所生實陰胎之有取爾

乃尚其味於五味之本和其齊於說齊之序故夏后之
尚重由王人之潔著又何以一共於祭祀而同於萬物
之欣覩也嗟夫物貴適用士貴逢時方今大_德明麗天四
海春熙琳琅効貢怪石售奇明鑑是明仁寶不遺豈尚
明水之陸贄而獨取龍榜之昌黎蒼生仰熙帝臣願為
將崇皇元方諸之本陋唐人明水之卑

柱後惠文冠賦

昔楚王之伯略惟畋獵之是勤飛蒼鷹於雲夢之澤逐
黃犬于漢水之濱當其逐竄群獸辟易衆禽群豸何來
神羊始聞闕臆婪尾奮鬣舐唇正直威勢竦颯精神發
聲雷響瞋目電焚勁烈毫毛糾纏骨節豹見之而隱南

山犀避之而入海津虎嘯風而屈首兔入月而遁身狐
不敢於假威狼亦收其野心其狀也觸藩之羝不_能比
卧沙之羶寧足倫蘇武不可得而牧王良不可得_而擒
忽見夢{獲于}於雲夢之藪蠹目豺聲之君執法是簪因鄭氏
而獻囚於晉為周衰而見取於秦龍顏奮興豸冠再新
是冠也不皮不鞞不絲不綸不飾珠玉不崇金銀矧鵲
尾之非寶陋翫毛之徒珍匪錦里之鵠角邁諸葛之綸
巾許子素冠之卑陋老氏黃冠之異紛小冠子夏烏帽
參軍皆不若是冠之正直而可以革邪佞與奸嚚故湖
廣名之為獬豸法冠張子目之為柱後惠文爾其御史
是職官儀縉紳自出漢庭親承帝恩居天下紀綱之地

佐朝廷耳目之臣光耀狐裘之袂風生繡衣之襟懷狼
心者不敢以當道包臬志者豈可以遁羣察猛虎之苛
政求率獸於病民狗尾望風而降羊胃削迹而論指斥
佞夫扶植正人登未央之宮升金馬之門近天威之咫尺立玉階以敷陳載秉白簡仰竭丹誠將軍坐背闕而
見斥御史不識字而即論暴勝服之而持斧張綱戴之
而理輪有溫造而官僚始懼得李勉而朝廷始尊賈琮
朱博之稱職桓典郅都之威循此則柱後惠文之稱實
由柱後惠文之得其人也伊我皇元遠邪舉仁相以熊
兆將以虎賁聖德昭々符瑞紘々驗原隰之騶虞出郊
藪之麒麟軒轅白澤之必至有周旅獒之載臻御史凜

乎秋霜卽官應乎列辰西北之獸光乎惠文洗楚秦之
荒陋振漢唐之晦湮予將升虎臺而拜天顏獻豸賦而
陳楓宸

刺史屏賦

李唐氏之有天下也實勦業於文皇既大統之績承視
生民其如傷覽九有之博大兮念撫字之未遑惟刺史
之任責兮係生民之否康得千里之一才兮恐寤寐之
或忘筆素屏之在目兮將懲惡而勸良此貞觀之治所
以浸明而浸昌而刺史一屏所以昭萬世之休光也是
屏也廓然而方危然而直橫玉殿之中央映丹宸之邇
密非圖白波青障之淋漓而供耳目之戲玩非繪窈窕

娉婷之艷麗而資中心之淫佚揭翰墨之芬芳浩縑素
之潔白樹宮寢之深沉隔仙凡於咫尺當其玉筍拜班
紫宸退朝適萬機之逸暇方少憩而逍遙思閭閻之休
戚係守土之臣僚泚香露於陶泓沐玄雲于鉅毫向屏
障而親題蔚奎翰之昭々列州郡之鉅細分姓名之早
高志治政之得失明黜陟於疲勞所以激昂天下之俊
乂而莫不思翺翔于九霄也於是智者致力善者竭忠
遐取黔黎輦下困窮罔不周知而洞明咸在乎太陽下
照之中嗚呼急於求賢斷自宸衷嗟々明主疇能與同
顧是屏之上列豈樹塞於深宮而一時人才之區別非
潁川之黃與渤海之龔曾何足以比隆也哉慨文皇之

既逝移暗主之相仍拊遺編而太息徒憂心之沖、當
宋世之五葉書洪範於御屏知天位之艱哉與天命之
難忱若無逸之圖繪恒惕、而兢、是誠足以追貞觀
之盛心與文皇而並榮也

旅葵賦

夫何西域之神獸兮挺奇姿之雄虬毛五色其異兮形
四尺其高其類雖疏今其名則葵當夫姬武克商四裔
來王九夷之國八蠻之荒莫不通道以底貢跨山海而
梯航於是葵也出幽岩之盤紆越流沙之汪洋踰葱嶺
之遐陬來上國以觀光觀其容止俊特筋骨權奇龍臆
虎脊殊文異姿耳聃、兮葉安尾蕭、兮彗垂目光炯

乎星射足勢矯乎風馳性辨慧而解意才聰明以識機
寧虞人之從欲逐走獸以忘歸方之以天狗不足比其
精神浴之以咸池才可澤其光儀故其動必擇群出必
適時一號而狐狸遠避一秣秣而神駿不追猛氣不群豈
勁獠狂狻之可伍雄姿拔類非宋獺韓犴之敢窺此周
人所以謂旅獒為聖人之瑞應而重西土之產宜也是
故重華立德而鳳凰來儀神禹文命而龍馬賦形匪智
力之可致類因人而見徵獒之出於盛時也又豈無其
事而虛其應也哉彼其槃瓠五采解報國仇鵠倉九尾
蒙恩葬丘矧棄人而用犬隨所噬於晉侯是皆禮不合
於聖典事或出於繆悠維彼武王撫臨萬國偃武修文

萬邦懷德宜其有非常之貴而應非常之績配越棠蒙之
素雉侈王會之名物而太保方且作訓于王錄于史冊
母畜非性母作無益百度是負不為物役觀寶賢之誠
語實老臣之忠識也方今聖人御世四海宴然不寶遠
物而所寶惟賢輩三王而作不侔與唐虞而比肩郊藪麟
出阿閣鳳騫麓牛獻於踈勒馴象貢於南安豈特旅獒
之有獻且見四靈之畢臻矣

未央宮賦

龍卧沙邱鹿走秦關斬白帝於中霄斬三尺之芒寒望
碣雲之應瑞肇炎祚之開端若乃鴻溝不限垓下無兵
狡兔既獲良犬斯烹基嶠函以建業據天府而作京而

鐵崖賦彙上

古

未央足壯麗實鄼侯之經營想其背陰負陽延庚揖辛
定乾坤之方位做太紫之儀形厚土豐隆崇基增成鑿
石于山伐木于林川浮陸載神輪鬼行萬人舉築千夫
揮斤揀之繩、琢之丁、工倂獻巧離朱司明洒汗雨
飛噓氣雲興咎鼓弗勝如雷如霆曾日月之幾何而巨
構之崢嶸於是進缺翬飛崿嶔嶔欽蒼蒼龍蚴蟠於東廂
白象蜿蜒於西清貫天閭之嚴謚闢九重之幽深仰杳
眇而無見洞俯達而無垠繚以周垣二十八里按成數
于列星厯闕門而直上陟甬道以旁升但見夫洞豁豁
嶸聳牙突兀心驚目眩轉盼迷惑鳩眾巧以爭能因瓌
材而成質抗龍首以疏殿勢隆崇而岌業亘虬梁于拱

端紫虹闌於砌側繡極繡木紛雲楣的皜蘭橈生香文槐
奪色圓末方桶層架疊出彤簷引風鸞鳳軒翥鼈脊摩
霄蛟龍辟易軼雲雨于前紫拖虹霓於四壁激日景以
內虛納浮光而外闢繪花卉之蒙茸幻仙靈于金碧奇
形異狀變化不測肝、皓、前、前、耀熠粲兮燿兮不可

形異狀變化不測
肝、皓、辨
三耀熠聚兮燿兮不可

編編祇祇至若武庫庫雲湧太倉山立別館紆迴長廊修直間

房嬖娟層樓削劣彌山裕谷櫛比鱗緝望不能盡步不

能及此未央之宮為關中之第一迨夫建元之時武皇

御極增廣乎前修恢弘乎舊式窮晉極侈靡所顧惜削

瓊琢瑤雜以瑊玳玫瑰琳珉琯鐫鏤刻木蘭文杏五采

華飾玉戶金鋪
參差翕絕
華榱壁璫
鳴風耀日
青瑣焚

煌丹墀赫奕前修後廣左平右域黃金為帶白玉為碣
錯以照乘之珍間以和氏之璧則未央之宮益隆于往
昔嗚呼噫嘻是宮也鄼侯之經始武皇之增益撫遺編
而博覽未嘗不為之太息固無責於建元之多慾而每
罪夫相國之無術方其鮑魚未息嬴緒方強役驪山建
阿房勞民生以自樂僅二世而國亡此漢之所以興而
楚之所以亡于斯時也萬姓皇、朝攻莫戰扶傷裹創
共相望于息肩蘇民力以安康何建邦之七年即經營
乎未央偉高帝之一怒慨盛德之難量曰民生之勞苦
何過度於宮室誠仁厚而莫忘嗟爾鄼侯三傑之良乃
曰因天下勞苦可以治宮室何是說之披猖夫以洵、

之多難以力役之擾攘匪弔民之盛事俾群黎分永傷
且謂不壯不麗無以示威尤見其學術之荒唐夫以創
業垂統之一初固宜發政施仁于四方以王道而為本
以盛德而為綱苟或不然雖山川之險不足恃又何宮
室之可防且謂後世之無以加曾不知五葉而生武皇
夫以支鵲露寒宣溫清涼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立仙掌
于建章校羽獵于長楊營宜春而結棠梨亘長樂而趨
明光皆鄼侯之作備而末流之浸長使鄼侯有玉佐之
才而輔賢明之主茅茨以崇夫堯卑宮以法夫禹則漢
可同于三代而高帝可比夫湯武奈何不此之務而維
彼之舉是所以未央之既成而受德之不溥矣安得會

赤松子于鴻蒙之間而與之一論此語乎

姑蘇臺賦

吳山嵯峨吳水淥波問姑蘇其何在傷春草之遺坡當
夫春季世闔閭奮武滅徐伐越援蔡敗楚迨夫差之
傳國遂爭雄乎伯主既勢強于外敵遂志荒于內盡爾
其伯長黃池讐栖越嶠進美人於會稽回春風于一笑
謂館娃之宮不足以極崇高謂響屧之廊不足以供瞻
眺于是乃築崇臺于水之涯經之營之輦石漕材紛百
堵兮文作隱萬杵兮春雷何成功之敢後羗不日而崔
嵬遠而望之則上摩蒼穹下壓后土日月蔽虧山川掩
翳礙晴雲以不飛却金埃于無際近而視之則崇基盤

薄壁立晶屬白堊塗附玫瑰雜綴繚周垣以縈迴幾
歷階而后能至也于是朱甍宿霧畫棟棲煙金環鑄獸
翠瓦藏鴛危闌屈曲以_其倚迴窻玲瓏以駢_聯想宮車
之至止擁西子之嬋娟瞻玉容于雲表盼蛾眉于天邊
恍神女之憑虛異秦嬴之駭鷺天風至而笙歌遠揚白
日照而簾幙高褰渺縱目于千里曠游情于八埏散深
宮之幽思極娛樂于群仙若乃蘭芷春香燕鶯曉語藝
銀葉以氤氲對菱花而延佇綵鳳斜_欺金翹低拊妙光
華于艷粧巧君玉之一顧每登臺以游觀暢情懷而容
與展華筵以共樂酌桂漿於鸚鵡行素鱗于玉盤出紫
駝于翠釜樂已甚而忘疲忽流光之西去于是日沉極

浦雲暝長河芙蓉披風遠樹交柯微月初出歡情愈多
笑言綢繆朱顏半配有酒如澠不醉如何、烏啼之末
已忽歲月之蹉跎載鴟夷於樓劍致烏喙之揮戈高臺
已傾往事如夢人已去而燕子聲空春欲回而野棠陰
重撫遺基而永歎嗟聲色兮安用自艷媚之一盡雖有
國而誰共弔伍君于胥門曾不滿夫一慟論東吳之為
國亦襟江而帶湖暨夫差之雪恥而勾踐之囚拘猗伍
胥之忠貞今將繼黃池之伯圖何辜嚮之亂國受種蠱
之揶揄進尤物于若耶築高臺於姑蘇自美色之炫目
而夙志之已孤胥既亡而莫救國遂沒而身俘太伯之
廟已湮而闔閭之城已墟致敵人之一笑貽萬世之嗟

吁嗚呼靈臺之築文王以之而興周金臺之築燕昭以
之而復讐何姑蘇之一成而吳國之為卵彼與民而同
樂或尊賢而禮優此惟樂于女色而與賢而為仇所以
為臺者既異而所以處夫臺者又不侔姑蘇固不媿乎
黃金又安與靈臺而並求也哉于是為姑蘇臺之賦以
亂之歌曰臺之築兮民勞君之怒兮怒夫不高女色兮
迷人日夕兮愀々月明兮烏啼君王之宴兮不醉無歸
敵已至兮不知人已去兮臺亦墮弔麋鹿之遺址撫怒
濤其同悲

又

駕扁舟於具區過夫差之故都考平生之史冊探今日

之姑蘇當夫春秋之季始聞闔閭伐郢戰楚列會兵車
終以夫差奮武橫開伯圖大邦懷畏小邦走趨天地為
之改觀風霆為之馳驅當是時也內有志謀之士外有
雄悍之夫吳辟則虎越辟則狐南強北伯莫之抗予由
是志驕而溢量窄而膚舍敵國之外患乃築臺而自娛
于是鳩工累土運畚載金甕九重于日表通咫尺于天
衢影沒滄浪之水勢壓虎邱之隅結坤之絡振乾之樞
五岳屹立于霄漢三山飛出乎方壺彼方積薪而卧我
乃宴鵷而居宜其勢高則傾器滿則虞覆亡莫救禮義
放疎疎致使夷之社而滅國何異拉拔朽而摧枯爾其游觀為
沼歌舞成壠春風走鹿夜月啼鳥鯨吞詐浦龍作太湖

江雲吞吐海雨糝糊嘯飢鳶于島嶼悲落鴈于洲渚劍
精掩一坏之土水犀滅萬軍之夫居人悵快行客踟躕
固欲暢懷而登眺無乃愴古以嗟吁仲雍之祀誰其忽
諸指血未乾懷寶迷吳疾攻心腹諫弗龍魚妖女尚媚
容于脂粉忠臣已吼血于屬鏐金香時鬱乎樓闕鐵甲
夜啟乎闔閭甬東之恥深慚伍胥使勾踐得伸乎烏喙
黃金合鑄乎陶朱顧茲臺之既傾空對景而歎歎後之
銅雀愧分香而賣履及乎戲馬空叱咤而暗鳴嗟二雄
之覆轍曾不鑒於茲乎

象載賦

聖德昭兮皇風赫和氣流兮休祥集昔漢德之方炎偉

武皇之御極詠赤鴈于雅歌知象載之同出吾想西方
之英山嶽之靈聚彩毓秀攄奇吐英孕瑞物于岩穴昭
斯世之太平鍾元氣以為質妙大巧于無形輟軹軫軸
之咸備輶輶輶輶之天威蓋象乎任載之車所以為瑞
世之徵也上圓類乎穹昊下方法乎柔祇斧斤之迹既
泯而輪輻之製不遺應規合矩或似無而有軒前輶後
或似是而非實化工之所造非人力之能為于是群仙
駭乘山靈捧轂望長安之迢迢瞻帝居之肅穆造父之
徒不能御渥洼之馬不能服邈瑤埃以回旋駕清蹕以
馳逐仙關曉起與玉輅以爭輝輦道塵清使金根之退
伏念轍迹之無繼望先驅之神速煙霏碧樹騰瑞彩於

晴虹露濕瑤階眩祥光於清旭並芝房以纓美侍竹宮
之祈祝蓋地不愛寶而效靈天眷武皇而錫福此所以
誅詠于侍臣之歌進於太史之錄然是時也未央建章之
纓屬千門萬戶以相紆內為求仙之舉外為瀆武之圖
方將毀朱輪以逐北望指南於飛車無輪臺之一詔殆
漢室之為壚如是則象載之出恐適以媚君之不德而
為天下之厚誣且與其瑞于異物孰若瑞于吾人如嵩
岳之降神生申甫之良臣運元氣於樞機載斯文於鈎
衡軼吾皇于太古輓吾民于太平豈不勝夫象載非載
而不可以用似與非與而不可以乘如是則象載之出
未必不為方士之怪誕以惑君之聰明雖然瑞固有應

應必有徵山出器車著于禮經出匪其時為世所輕使
象載也果出於唐虞之上與鳳凰以來庭又未必不為
珍矣浮雲蒼、往事堪傷未央之銅駝荆棘茂陵之石
馬荒涼何當裏仙人之清淚與論夫象載於渺茫

紫微垣賦

翰林主人問於大比賓曰子亦知夫天上紫微之垣乎
賓曰二氣既闢九天獨穹圓方相涵浩蕩無窮星藩十
五天門九重維七在西其八在東跨中元之浩蕩接北
極之鴻蒙左樞右樞之夾卯天乙大乙之當墉三為底
子之居四為後宮之權上宰少宰之以次上丞少丞之
相從二位在大贊府而優游兩輔處陰德門而從容女

史柱史之守天柱大理之恭勾陳橫尾之指北天皇獨
在而居中五帝內座之後門十六華蓋之并杠名傳舍
之九星如庖丁之衆傭八宿號八穀之後六曜名六甲
之雄四辰名為四輔三台目以三公天府階之萃蒞文
昌室之穹窿惟丈星之淡々似月形之朦々天梧天牀
之設天柱天牢之充樞精突兀北斗高冲璇璣權衡之
聚、闔陽瑤光之瞳々環太微之正衛朝太陽之昭融
東垣比夫^上相西垣比夫^上將而垣之貴要無過乎紫
微之宮矣主人莞爾而笑曰此因天上紫微垣也若夫
燕山之地冀都之封天吉其相地靈其鍾拱大闕^殿之丹
墀待未央之紫宮襟高臺於龍虎帶巨闕于居庸創華

省之崔嵬

領都堂之崿嵒疏桂卓越乎青雲畫棟高凌乎

太空軒欄繚繚而嬋娟窻楹周迴而玲瓏欽岩赫澤嶙

峴岌衝面天顏之不遠知民望之有崇滂潏漑注為鳳

池之滢嶠岫磊

標

為瀛洲之蓬薇花開廊間之紫蓮萼

泛幕底之紅東吏戶禮西兵刑工相君居要于中令曹

司各職乎乃功大陰陽之調燮廣天下之會同鳳閣空

誇乎武后薇省徒詫于玄宗門下不語之以同日尚書

又直在其下風總十省之領袖開一人之四聰不多門

之是出惟一揆之攸通此非人間之紫薇垣也歟大比

賓曰方今錢唐淞水武林胥岡巨湖在西而漾、太江

東去而溶、環四道而新作南省拓闔闔而據乎要衝

東民子來不日是攻西蜀之栢徂徠之松南山之梓嶧
陽之桐奔會雜集翥鳳蜚龍上承恩於天帝之澤下懷
德於柱國之公此又人間第二之紫微垣也況今天比
之歲歌乎鹿鳴之工歷都堂而北窺伏丹墀而對恭觀
三登之取士奚異禹門之登龍愚也不敏方將探洙泗
于硯沼列五嶽于筆鋒春宮較藝上國觀光奏三千禮
樂之字披二十八宿之胃十年鳳池之到則紫微之垣
安知不置吾七尺之躬乎於是主人喜而為之頌頌畢
而效三呼之嵩

封禪賦

噫吁嘻封禪何始也五三無其憲其秦漢之移心乎六

籍無其載其緯書之說淫乎由人主之好名紛佞臣之
逢欲故勞民而張費貽一時之慘毒崇封降禪其祀分
何志泥金塗玉其秘分何辭上不足以格皇穹下不足
以福蒸黎不過誇詡功德而為長生不死之祈者乎昔
重華之巡守至于岱宗之下嘗燔柴以告至豈五色之
封土惟羗昧者之罔覺鑿鉤命之簠鼓証禮器之升中封
泰山而禪梁父遂一趨而問惑妄殊流之原祖登分邱
而礪石謂卒業之有取然而立名紀功何二葉而亡羊
致海內之虛耗亦封巒之啟行或巨蹟與王呼受面罔
於聾盲世祖拒群臣之請亦先代之懲羹胡何識文之重
敵遽轉石而紛更彼有後元之主分獨守其儉節天監

之君聆嘉謨而遽輟追貞觀之採議德太微之警宇何
開元之旋踵又天人之敢涕噫吁嘻攷封禪之不經兮
信非三代聖王之對越孰能闡正經之通議滅緯書之
曲說娛邪如魏公時以其時為未可達道如昌黎猶縱其
君之蹈輟輟痛草儀於身后紛相尤於佞舌夫郊上玄於
圓丘祀方儀中于方澤徧靈祇于四望有山川與喬嶽躬
秉精以端誠侈天子之禮樂茲祀典之所昭焉皇其
更索自伯者誇大管氏猶不能以格非七十二君之無
稽又焉用夫誕為尚論古人獨一許懋之建議闢衆邪
於直筆其曰聖主不封禪而凡主之不應兮豈非百代
之元龜而足以箴時君之痼疾

均田圖賦

按五代周世宗以均田畝賜諸道蓋均田之制創自後魏孝文而其圖則李唐元稹獻於德宗者也

因作均田圖賦曰

嗟阡陌之一開兮肆兼井之不仁制不可以率復兮乃議田之是均鬱林、之黎元兮資稼穡以爲生既教養之無法兮宜貧富之不平繫口分而畫野兮允經國之大式必邑地之相參兮限田萊而有極土不遺利兮人無餘力派頃田于單陋兮制強宗之侵陵獲資生之大利兮免豪右之倍徵此均田之大畧兮見寫圖之詳悉將損多而益寡兮致齊民之歸一相爾疇之紛、兮畝

為數其秩、受露田之四十、分配桑田之二十、定盈縮于
還與受、今各分牛以自給、強不敢于占奪、今弱猶得以
播殖、圖雖卷而不盈、今備輿地之所有、聚良策于指掌
、今念生靈其獨厚、懿元魏之文辟、今獨有志乎古制也
、荃用夏以變易、今昭太和之康乂也、唐有臣曰元稹、今
圖均田于德宗、幸皇覽之見收、今路逶迤而不通、迄柴
宗之顯德、今巧留心于務農、頒積圖于諸鎮、今均境內
之祖庸、雖不能伯仲于魏之君、今亦拔萃于五季也、視
貞元之聚斂、今誠何足與議也、慨圖遠而名存、今異索
駿之丹青、倘按圖以取、則今吾固知其有成、伊李泌之
農書、今與斯圖其表裏、當中和而進獻、今亦務本之深

意彼輿地非無圖兮徒經營乎版籍幽風之亦有圖兮
亦勤勞夫稼穡豈若名田之與限兮紛總其可行也
實醇儒之良計兮均井地之不平也亂曰均田有圖唐書
所作兮厥制初行魏之度兮桑井思復孰論其故兮索
空圖於實效兮庶幾太平之助兮

玉筍班賦

維人才之用舍關治亂與盛衰上實勞于慎取下寧粥
以自卑羣貢舉之選士亦取法於成周或論秀於鄉里
或舉逸于山岵觀大唐之得士首登瀛之有耀迨揭榜
於元和紛龍吟而虎嘯當長夜之羣初元亦大比之急賢
何錢公之知舉累宗敏之私牽幸後來之有選蓋前日

之所僭曰海內之名士咸茅拔而茹聯乃若唐薛稱首
袁郁在中堂、之姿塞、之風錦、鐵中之玉濯、人
中之龍凡得與夫甲乙之列者莫不清俊而奇秀磊落
而雍容也宜其絕一榜之龍虎班玉筍以為名玉以譬
人才之貴筍以方人品之崇吾想其驢傳既唱袍笏初
承冠章甫以山立珮琳琅而鏘鳴皎如玉樹之隔塵埃
瑩若金莖之歷青冥彼蔣氏之風標又豈足以當夫是
稱吾猶感玉筍之諸生異娥眉之供奉孰為將相之英
孰為文學之重奄寺何術而可制河隍何道而可統矧
宗閔之黨魁來羣小之囚、宜太和之當國欲進士之
罷科知唐薛之虛聲異韓李之可誇是則玉筍之雅評

曾不若蒼州之石出奇於表墓石筍廟渚之紫錫名於
貢茶也嗚呼抱荆山之三獻者必待識而刻韞崑山之
一片者必待賈而沽懷嶰筦者叶律于雌雄蓄柯亭者
遇賞於吹噓吾豈無望於今日之丈衡列朝班于玉除
立玉筍之萬丈肅朝端之楷模蓋將與龍儀而鳳師為
異世而同符也

弘文館賦

基唐皇之肇造煥重華於乾坤度神京而置館錫嘉名
曰弘文維時四海瞻天日之表八方掃雲霧之氛播同
書乎萬宇倬為章于九門樸斲之勤示丹雘于後世輪
奭之美昭堂構于至尊此豈非貞觀十四年之盛典而

有光於文子文孫者乎想夫館之肇造也穀旦既消梓
人是責取徂徠之松暨新甫之栢斷太古以為梁櫨梁芳
椒以為壁簷牙固見于兩端棟題不知其幾尺爰鳩鳩鳩
功爰著成績碧瓦鱗次而與、朱甍虹貫而爽、如翬
斯飛如跂斯翼亶后皇之經營俾君子其藏息至若天
開道山地接岩廊學舍衍千百區之盛部書哀二十
萬之強聚牙籤錦軸之類分金匱石室之藏來西閣綺
疏之步挹東觀芸草之香矧天策之開雖久而瀛洲之
登未央自攀鱗附翼之徒蓬翔鶴振鷺鷺之行若虞姚之
與蔡褚若德言之與歐陽莫不衣冠濟、環珮鏘、職
本官以如故兼學士之異常去威顏於咫尺近龍鳳之

鐵崖賦藁上

卷六

清光夜直擁青綾之被天機聚雲錦之裳朝參既罷燕
見帝旁乃萬機之暇審百為之方講論古昔之言行商
略政事之紀綱儲三品之俊秀備諸生以頡頏配都俞
于元凱歌喜起于明良魚水之會風雲之祥符泰階之
兩爰萃有虞之^堂一^堂虛此弘文之館所以追竦其旅而金
玉其相靡徒侈一時之美觀實以責當代之文章雖未
足以經緯天地而庶幾黼黻于大唐也彼天祿石渠之
登與金馬玉堂之署信雲感而風從來拔茅而連茹何
漢武迎風之成為儲胥露寒之所慨多欲之荒唐匪群
英之容與嗚呼文學已廢弘文已開偉貞觀之庶幾燭
雲漢之昭回至今千載而下猶恨夫生之遲莫而不得

預登瀛之群材顧斯館其弗見唯貫道之文尚有接夫
後來

九府圖法賦

維聖人之創物心化工之範模模夏后貢赤銅於州郡殷
湯鑄莊金于國都務國用之通變實幣金之權輿蒼姬
大老載於後車鷹揚牧野之郊馬躍孟津之渚爰建大
功爰立嘉謨遂立九府之圖法曰輕重焉以銖想夫陰
陽為炭天地為爐奇銅成聚寶貨刻圖仰觀俯察錢
制是區外圓而實內方而虛圓象天體方象地隅積如
疊葉之荷散如落莢之榆便通遠近貿易有無流行於
市井充滿于里閭故當時之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

布于布東可帛莫不充然而有餘而况九府立法九式
均輸二公制作同官掌諸職金職幣之黨掌財掌帛之
徒或操或縱或歛或紓宜其用之於天下以足貨食傳
之於一國以富貯儲景王之世錢輕世虞通子母之兩
權行輕重之殊塗故穆公之遺論信異代之同符道華
事冗時異世殊變秦文之半兩來漢武之五銖英錢白
金之異狀五分赤仄之爭銖三官既鑄而群盜屏息五
子變制而賊莽就誅光武復銖兩之制度漢章用布帛
於斯須創號白水之真人壞法鄙鴟之吏胥四銖直百
於劉備大泉當千于周瑜時世愈變奸偽愈趨或純用
于鉛錫或間鑄于鐵鉄晉宋多弊齊梁過愚蘧萊子之

鵝眼矧符帶之青蚨白鹿馬文之似龜背龍文之如東
西錢之貫陌子母錢之血塗細眉匹絹之更名赤郎青
郎之多募三十五文之至極二十八品之難拘或斗米之
千直或風飄而水浮楊堅之泉通流布隋煬之皮裁紙
糊嗟奸偽之日長曾莫返於古初李唐建國高祖創功
至建元之武德行元寶于開通古七銖之相重時二銖
之為鎔千錢百兩之積六斤四兩之庸遠近便益最為
折中更式泉寶重見乾封禁惡錢於大寶定九爐于元
宗黑錫文鉛白鑠青銅開元通寶語異文同飛錢首于
京兆口口交綵見于垂崖張公此國法之末流為錢幣之
始終皇元奮興成周並隆繫大臣之助順協太公之非

錢文疏何增

熊九府既法九式是宗錢兼金以流布鈔權貫以通融
孔方兄之面目肉好褚先生之聲價斗室書生未達陋
巷固窮逢西都之朽貫鄙鴻都之臭銅願持青錢之交
萬選上清之童肯徼銅山之倖而方自誓乎首陽之風

玩鞭亭賦

湖陰傾江左蛟龍駢巴駿騰暮抵姑孰朝發秣陵彼
老妖之據穴驚赤日之繞營於是飲漿村姬留鞭旅亭
逗五騎之追逐表一龍之纂承此七寶之鞭所以開江
左百年之鴻業萬文之亭光典午中興之汗青也想是亭
也采椽烜赫碧瓦晶熒簷楹飛舞欄檻縱橫吞長江之
鋪練啣遠山以來青環于湖為襟帶列當塗為障屏方

其五星竟天群龍胡播腥典午奔竄琅邪繼仍居敦導於
樞要謠五馬於於衆聲宜其同心秉政共中原之恢復快
江左之中興夫何劉隗既進刁協亦升導既心於於王室
敦乃闕夫上京噫逆謀以火熾熾睨神鼎如羽輕爾其銀
鞍初被天駟不鳴風飛千里電繞孤城蛇矛賤士窺天
顏於咫尺玉帳老奴落妖魄於歎歎虞庭則晉明之是行也
其亦躍馬檀溪之昭烈脫關函谷之武靈矣若乃寶鞭
既留追騎群驚老姬示鞭知黃鬚之已去五丁傳玩免
鮮卑之却行則晉明之礙礙鞭也不為滎陽黃屋之信乃
為白登出奇之平矣是故沈充見戮錢鳳就刑剪賊奴
之草蔓綿典午之雲仍亭以鞭而紀績鞭以亭而增增滎

崔嵬江浙鄙鎮江之陋策駐延豪傑消泣雨之填膺也

嗟夫爭方琅瑯以懷帝之命而臨江左也曾無覲王之戰

以愍帝之諭而膺重寄也曾無應兵之援徒聞長安近

遠之語未聞國家緩急之諫受宗社之托而昧其萌禍

因時事之艱而利其有難殺稽糧之吏而柱血倒流制

渡江之將而病卒功半既政綱之一紊曾建國之可暫

如賊子敦者寧不淪胥而謀篡也耶且西晉流移職茲

曠誕受詔之日導既居司空之職冊妃之際亮又為中

書之監徒下聖人真假之歸未息朝士清言之訕使皇

嗣聽其翼虛駕偽崇浮煽謾又何異登膠舟而泛巨浸

操朽索而御追電如亂臣蘇峻者又寧不拒詔而背叛

也耶嗟使晉明者上諫其父痛懷愍念家國北面討賊
一以太公為心任祖逖用陶侃何有不平乎百年之患
下傳其子黜浮侈登淳實南遷以來一轉囂風則聽應
屠納態遠亦未可量晉祚之衍曼則是亭之建也得
不
如泗上傳漢高之作長蕪姜紀光武之進飯惜乎帝之
計不出乎此幸逃讒于虎口得茲鞭之一玩誠使夫敦
者回悖逆竭忠蓋立大節去讒間誓清中原肩琨與逖
尅復神州儕導與鑒固可全晉舊物迎帝北歸為元勳
之冠則是亭之建也得
不
題精思而紀德裕之計事願
燕喜而記昌黎之頌贊又惜乎敦不出此圖立三策以
速蠟席之裹屍夢繞太陽而甘生民之塗炭吁王老婢

生為逆臣死為愚鬼不能為韓李不足惜馬道幾文武
兼資才略過人不得為高光斯實可歎余嘗追論典午
氏之三戰也又不能不太息其遺編開陣圖於斜谷出
中憫於五原不將星之墜漢奚覩天才於狼顧之宣擁
淝水之貔貅百萬嘆公山之風鶴九天不草木之化兵
曷敗雲母於千里之間堅何無忌舉大事而可畏劉下邳
擅英雄而率先不孫祐之天下如雨又焉能斬九錫南
面之亞斯時也安得起晉明而乘巴滇崇高亭而玩遺
鞭也耶

千秋金鏡錄賦

繫晉陽之開迹兮實肇基於有唐惟重熙而累洽兮奕

水元脫何增

五葉而彌昌開元之盛際兮民欣、其樂康臣九齡之
何幸兮獲避罪而為相承后皇之嘉惠兮心冲、其莫
忘千秋之令節兮日吉而辰良羣臣紛其總、兮進金
鏡之熒煌光華炯其凌亂兮燭昭、其無方燭天顏于
不老兮與日月^以齊光國衆人之所好兮非臣心之所
急跪敷衽以獻錄兮捫寸心之歷、鬚眉見夫妍好兮
固于鏡而有取鑒當世之吉凶兮必覽觀夫徃古歲月
忽其雲^云邁兮老冉、而將及惟后皇之未艾兮願脩名
之早立仰放勲之勞來兮亦既慕乎重華禹湯儼而祇
敬兮文武用而不差自前世以固然兮^雖不守夫此度
雖微臣之昧、兮竭愚情以匡輔何桀紂之荒淫兮既

窘步而失路彼幽厲之投猖兮又隕身而弗寤撫紀載
于前聞兮孰不懷夫憂懼居心雖不至於此極兮臣不
敢為之先慮集美惡以成編兮願出入以省觀將不貽
夫后患兮格君心于宴安千秋萬歲兮同金鏡以不刊
嗟時俗之渙忽兮何佞倖之紛紜競諛以自容兮曾譴
言之莫聞臣自念夫疏遠兮君之恩兮已深固知塞
之為患兮不忍違夫素心或有裨於萬一兮又何恤夫
此身雖九死其猶未悔兮願吾君以今聖明嗚呼金鑑
之書兮先皇所傳無逸之書兮先臣所編臣固不敢比
夫往昔者兮獨孤忠之拳、倘后皇之鑒觀兮保唐祚
之兮億萬斯年

閔忠閣賦

閣在京師城南故老相傳唐太宗伐東夷遠涉蒼海
無功而旋於是帝深傷陣亡之家衆不可以恩覃也乃
創斯閣若將招之庶忠靈之有托也遂以閔忠名閣
云今閣尚存雖大內龍樓鳳宇有不及其雄者夫太
宗是舉亦平生好大喜功之過也君子何取焉然猶
閔忠閔於六師而萌悔過之善則與秦穆郊之誓漢武輪
臺之悔同皆足以收人情於既泮保國祚於顛危者
也騷人詞客尚有取于此以為之賦云

真龍飛兮晉陽加海內兮威揚常羣雄之馳逐開帝業
之搶振既內安兮中土復決討兮東方涉蒼海以耀武

乃見劉于小邦於是帝心懇切聖意彷徨傷六師之塗
炭感衆魂之散亡乃紉飛閣相去北陸雖以閔飛魂之
無托招忠靈之有歸實以悔前事于既往存戒心於將
來此閣以閔忠為名而猶存後聖之鑒戒若有衆靈之
護持而至今閔千祀而不墮也觀魁閣也重威幽都壯
觀冀方右太行之峨、左蒼海之湯、居庸掩映乎其
前薊門遙迤乎其旁天山拱顧易水流長右陵萬歲之
飛棟左壓金臺之洪梁瞰星辰于下界軼雲雨于空蒼
崕如五嶽千霄而屹立峨若三山出海而昂藏巍、業
葉、嶧、嶧、引流景以內照煥金碧其外環聲牙撐柱
俯后土之固聳含呀洞豁仰天宇之重開鰲背摩空風

鸞銚金而欲蒼璇題刷霧雲螭爛錦而層堆皮乎如麒麟之出漢而壁立業乎如凌煙之冲霄以龍回若其深簷跋翼層構翬飛彤綵半濕晴文始輝動清潢之微瀾留落照之餘暉雲擁寒蟾而珠簾影轉風連清露而玉漏聲遲實忠聖之攸托而衆魂之依歸泣鬼母於秋郊挽神隊于東臺望朝聲而神斷泊箕野而涕悲此閔忠之所以馳名于徃古而為悲歌慷慨之士之所懷思也愚嘗歷幽都訪陳迹至閔忠之墟而重為文皇太息也當其諫復於遂良之言忠起乎大亮之策而興是役者徒得於張亮世勣輩之啟邊功談戰術也遂使暴萬骨於窮荒殘生民於遠役海上之兵不返塞北之血塗地

使非衷由天啟。臍悔自噬。發閔忠之心。為恤民之計。不待武盟玉環之厄。而幽都之地。未必豈得不為狐鼠連拿之利也。我元宅冀之區。全燕作都。構奎章之傑閣。而文命方朗。創宣文之弘規。而文治誕敷。九夷字賓服。百獸率舞。方且執金臺之市才。而况閔忠之尚乎。賦已復繫之歌曰。于嶠有誓。秦伯強兮。輪臺有悔。漢漢憲憲康兮。東亮代有閔。唐治張兮。吁嗟君心暴復。良兮。一反而復。易天壤兮。吁嗟唐之君兮。過以為戒悔。以為尚兮。

周公員成王圖賦

按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見周公抱成王員斧宸之圖。至漢武帝使黃門畫以賜霍光。則其圖固有所祖矣。余

讀光傳未嘗不廢卷而歎曰嗟乎光受顧命擁昭立
宣以匡定社稷使大臣不疑百姓不貳亦不負於帝
矣奈不無負於周公乎自受繼祚之任顯制國命上
官既誅昌邑既廢後威遂至於震主而况寡妻弗刑
子弟日橫宣帝芒刺於光豈惟驂乘之際乎光素不
學無修己之術家庭之教固周公之罪人也爾吁周
公七年而及政猶窮、其慎畏也光顯制至二十年
之久而不知退避周公子孫封於魯傳世者三十而光
之族一日而赤人之才德相懸固如此哉或曰光不
幸遭宣帝寡恩之主爾孝昭明遇周成信任大將軍
有毀者坐之惜乎天不假年光弗及終事也吁誠使

孝昭與光始終又果得成王之康周公於魯者乎因
論次其事而賦其圖云

濫余遊此明堂兮閱天府之圖書曰無逸與王會兮固
縱覽而無餘忽遊目而反顧兮儼赤舄之糝糊茲非吾
尼父之所嘗見而周公抱成王負斧扆之圖歟慨余生
之好修兮遂披圖而求索遭予道夫西京兮若予心之
有獲昔炎漢之龍興兮歷五葉之武皇堯門立于鉤弋
兮戾苑廢于博望志落、以多華兮景翳、以將暮雖
服食之有方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視嗣子之在黻兮尤
隱衷之所慮也曰托孤之大節兮微重臣其孰屬也美
長髯之諤、兮實漢家之柱石方出入乎禁闥兮慮尺

寸之或失夫何黃門之有圖兮迺委裘之攸寄匪徒示
乎觀美兮重顧命之可貽光拜稽首兮竇兢竇懼曰惟
冲人兮是調是護顧六尺之既托兮雖九死其不易出
納政令兮左右正直統御庶士兮匡定社稷雖不周于
古之人兮願依周公之遺則兀砥柱於中流兮受萬國
之朝宗四海想其風采兮咸曰漢室之周公追昌邑之
再禪兮好慎無忠而蔽美顧茲圖之遺命兮指皇天以永
矢爰按劍之有律兮叱殿前之唯一璽組一解兮行絕
自天金門涕泣兮社稷忘顛二百人之一勦兮亦足以
慰先帝於九泉吾切悲夫子孟之貪婪兮何持盈之弗
悟也顛制以二十年之久兮曷不改乎此度也陪黨人

之根據兮彼又專之而不去也昔周公之退政兮猶窮
窮其畏懼也功在周室兮報在魯也嗚呼勢不可以縱
兮權不可以久持孰有滿而不溢兮穹而不危自淳于
之失策兮放妻既于椒房啟上心之一悟兮恨昭臺之
夜長檢一刻於後昆兮終亦罹夫禍殃赤族氏於千戶
兮流汚血於平陽君子知霍氏之顛覆兮固不在驂乘
之日也斬元勳而不殛兮又豈為寡恩之失也賦已復
為辭以誅之曰君以臣而信兮亦以臣而疑臣以權而
寵兮亦以權而危彼勳德之格天兮茲功烈其何卑彼
世封之三十兮茲九族之頓斯夷遊魂不食兮霍叔餒而
問宸圖以何在兮歟明堂其驚飛顧麟閣其亦圯兮惜

愁雲之四垂

鹵簿賦

蓋聞古者天子出則備法駕所以示至尊嚴儀衛亦所以新一代之制作也豈徒誇多闢靡炫世駭俗而已哉漢天文間以出駕次第謂之鹵簿此鹵之名所由始蓋鹵者盾也一人執盾以簿其衆也後世因之弗易朝庭參考古今斟酌時宜以舊用一萬二千人為益多承詔以六千為之衆寡適均文質兼備實方今之盛事也臣愧不才獲叨侍從歡欣鼓舞獻賦闕庭雖不足以鋪陳巨麗姑以脩上方採擇云耳其辭曰
威哉聖皇之御極也乾坤清寧雨暘時叙德洽仁浹禮

修樂舉人^觀文以宣朗采儀章之畢觀往南郊以祀天稽
載籍于前古蹇微臣之多幸獲榮觀乎鹵簿方其肅
廊廟雍、百辟議禮考文按圖稽冊俾太常以討論命
翰林以治擇而鹵簿之制已可得而識矣於是繕寫成
章上塵聖聽天顏怡、以^元衆請詔有司以從事紛百
工以順令羽毛齒革之繁璣組玄纁之盛遠萬國以來
庭或一朝而並進技藝之巧畢陳杼軸之聲相應殷春
雷今在行燭雲^來今多勝迨器備而功成極禮文之全
盛於是涓穀旦嚴儀衛往南郊禮上帝瞻大明^開之殿而
帝室嵯峨出麗正之門^屏而天衢迢遞步閭闔之坦^崇夷望
蓬萊於尺咫飛廉翕施以清塵雨師奔騰而洒地一人

執盾以先驅萬夫捷獵而羣至賁育之勇夾道而疾馳
虓虎之威執受而相繼侈儀章之盛美紛服飾之華麗臣
也昔聞鹵簿之名今見鹵簿之制其車則指南辟邪之
殊記里金根之異武岡雲罕先後陸離闐戰皮軒紛紜
附麗雲起雷興驚天動地離散別追淫、裔、車何數
乎千乘馬昌稽乎萬騎續紛往來輻輳相繼將軍陪乘
太僕執轡轅轅膠轄焱拉奮厲軫軌駢轡洵、沸、則
鹵簿之車蓋不可勝計其儀則有日月之常蛟龍之旂
雞翹豹尾之藻飾懷蓋繖扇之設施雲霞為旒雜沓紛
披虹霓為環忽乎高低金戈玉戟前行後隨殲天矯
黃麾委蛇雀錯聞柯幡纚參差猗旒從風雜襲蔽虧上

千青雲照耀光輝則鹵簿之儀蓋又有不可周知也於是聖皇乃乘玉輅鳴和鸞袂徐行神怡體安百字景從萬人聚觀祥煙霏而散野慶雲靄以行天日月為之改觀山川為之爭妍圓靈曉衛方祇畫喧駭耳目之聞見傾京邑之駢闐都人野老接袂摩肩粉袂星聚碁連盈衢塞途誕衍緣延喜意洋溢歡聲相傳微臣何幸身親見焉臣嘗博求典籍載稽古昔黃帝作車太昊是式有虞陶唐因之無易夏后建旂旄而辨尊卑殷人制太輅而崇儉德迄及蒼姬禮文脩極設五輅與九旗洵羗隆而赫秦嬴火災煙消圖冊歎典禮之存徒興嗟于陳迹漢武既作殷勤求索祠天甘泉輿服

修飾出駕次第纔乎有秩是日鹵簿儀章翼、南北諸
朝沿革不一晉陽龍興太宗御極房魏群公討論密勿
大駕時行隊伍名物各有等差無以復益此唐鹵簿之
盛所以底隆于昔也方今大明麗天群賢承式禹臯司
聰明之寄夷變任禮樂之職崇道德以為儀衛建禮文
以為干戚固不^特黃屋左纛而后天威嚴亦不待龍旗
鸞輅而後皇風赫仁澤春融而法度可想聖恩天覆而
典章可則如是則鹵簿之設所以黼黻皇猷而鋪張聖
德^述不及於聖皇道或替於今日而欲舉鹵簿之大禮崇
虛文以華飾見其窮奢極侈傷國用而盡民力而鹵簿
亦為之悒鬱矣是則今日聖皇之德所以光輝乎鹵簿

而今日之鹵簿又所以超漢唐而莫能及也微臣幸遇
昌辰獲觀盛事開耳目之蒙蔽駭見聞之殊異私喜填
中鄙才縈思既承令於詞臣當洗心以頌美侈今日之
威儀啟後日之觀視無屈宋之奇才幾操觚而生愧望
闕庭而獻賦聊鋪張夫巨麗賦畢又繼之以詩三章其
詩曰鹵簿在途武夫前驅被服執事洵美且都邦家之
儀天子之威旂常秩々車輿翼翼々群黎百辟和樂且懌
邦家之休天子之德和鸞鏘々在彼周行赫々煌煌袞
衣繡裳自天降康萬壽無疆邦家之祥天子之光

會通河賦

文軌會通朔南大同定鼎幽薊玉闡皇風當忠武之挺

出寶冠世之元功揮戈南指江左攸降凱聲渡河旋節
山東顧詹齊魯汶泗融、思其達於上國通漕運而無
窮於是稽首拜手而上奏曰臣受命南征實賴帝德四
海為家南北混一方轉輸之有程收貢賦之委積彼車
運之行陸終有罷于民力宜穿鑿乎河渠庶舟楫之裨
益皇覽曰俞汝其圖之博加采訪允合其宜由是太史
之掾首陳其良籌都漕之臣繼相其地理乃引汶泗起
安氏底臨清合漳水繪形勢於新圖徵沿革於陳紀不
舒而遲不棘而駛視綿亘之所經實三百有餘里爾乃
司徒庀役鑿鼓勸功畚鍤叢、䟽鑿冲、庶僚雲集貴
游景從傾冠蓋而忘形佩鞞鞞之必躬曾日月之幾何

竟不勞而成功。割平地之中，斷合衆流而來，宗譬若人之咽喉，貫百體而當中。東合齊魯之交，北達燕薊之衝。此非昭代之偉績，所以錫名為會通者乎？於是利舟楫之行，水陸車馬之昧塵，如意行而必達，亦奚勞乎？問津乃若，觀風問俗之吏，方伯連帥之臣，靡不信邁，迨于征近而淮浙遠，而八閩江漢，截乎南紀，交廣達乎朱琅，莫不軸轡相屬，出御河而南臻。至於荆揚之金朱提之銀，象齒參差，元龜黼黻，翡翠火齊，琳琅晶熒，珍十襲而來，贅華筐篚，而孔殷莫不奔走率職，由南國而來，賓若乃宇宙澄寂，八風悠揚，或畧而漁，或販而商，或自近郊，或自遐方，駕舫舨，運餘艘，千艘並纜，萬里連檣，舟子搨

棹涉人機榜偃波濤而靡、鼓碣磕而浪、莫不視狀五

源之動浩靜樂河水之洋洋、下至水族之靡游泳之微若

鱣若鮪振鬣揚鬐莫不沐浴乎膏澤樂恩波而無涯此

又會通河之利所以連絡於京畿者也當今天啟文運

風動八區觀光之士彬々于以吾聞登高作賦可為木

夫於是慨然覩禹迹而歎曰汶水出於萊蕪泗水登於

卞壘二流會合於濟貫大野之所豬今會通之發源得

非漳水安民而合汶由博興而入海者乎衡漳合於黃

河至矜磔而稍改自河流之東南獨清漳之入海今會

通之得交會得非漳水東北至異域而入北河者乎切

傷夫昔之開渠者如邳溝之水東跨上國而爭雄永濟

鐵崖賦藁上

四

之渠竟事東^齊而敗績雖後世之利源忍當時之歎息
孰知夫天平地成之後漳衛之水始交會於今日斯乃
順天時而合地宜而非私出於宵臆者也用頌皇元之
丕功配禹績於無極頌曰惟皇建業揮戈南極師武臣
力底定丕績河伯效靈川祇率職會通有河神其助闢
近自淮甸遠而南城奔走奉貢玉帛來辟天清地寧風
波帖息自南自北往來如織舟人載過醪酒戲劇頌瞻
洋洋如在衽席魚鼈咸若庶類繁殖嗟我羣黎孰知帝
力庶僚獻謀廟筭無敵是用作頌勅茲貞石維此河渠
永配永德

泰元神策賦

繫神明之昭事爰有祀而有宗豈嘉生之微福實本始
之報功黃帝郊而接萬靈虞舜柴而禋六宗夏商以降
備於周公制禮作樂明堂辟雍厥後享祀無度民黷神
聰齊臣禪封禪於小白晉又殺鬼怪於萇莒秦襄祠白
帝以剋西時秦文夢黃蛇而時雍東始皇騶嶧立石登
封上太山而祠四帝休諸阪而遇五松天意待五赤帝
興隆定五載於馬上仗三尺於關中置太史奉北時之
祠詔御史治汾社之豐迨至孝武比迹祖龍招綰滅以
議巡守來少君以談海蓬獲郊雍之一角開鬼道之八
通望氛異於公孫信誣誕於少翁立通天之臺置甘泉
之宮泰畤重於建始河東叔於元封正錦得鼎黃雲下

霧集獲符應乘矢路弓^來祕禮於齊卿符神策于鬼容
謂朔旦冬至而黃帝實同得天之紀終始終曰曾孫
之聖者當鼎出而神通援申公以左驗義不革於所終
于時辛巳朔旦甲子首冬月建子位律應黃鍾復迎日
而推測實協紀之奇逢后皇于是祠上帝於明堂行封
禪於岱嵩既獲麟以彰應復射鹿而祭供犧牲精乎少
牢太武竄威潔於黍稷桂種鑑取明水之潔盤盛甘露
之濃親舉玉趾禮見誠衷爾乃具太乙壇三陔是崇五
帝五色月白日彤朝、夕、望拜行宮壁六寸而奉瑄
旗三皇而吐燧燔燎在庭龍光在空德星出而淵耀壽
星見而昭融美光有爍於清夜黃氣上接乎靈穹風車

雜沓雲馬靈輦千態萬狀不可殫窮聿來贊饗神若有
降紫衣爍電黼服耀虹赫若天顏肅焉靈風曰天以泰
元神策授顓帝厥躬使既周而復始保是數於無疆后
皇於是乎敬拜望太乙而愈恭是策也非智兮非畧非
謀兮非機詹尹不可端而視臧穀不可挾而窺太乙之
應元運之推神明降祐策數有歸此圖呈於河馬類書
獻于洛龜珎珎子兮曷議鬼史區兮何知蓋將與大禹
之石函兮同祕周公之金縢兮並貽上昭祖宗之統啟
下永子孫之祚垂故寶鼎為授神策之器泰時為開神
策之基一十二萬以為偶而九千六百以為奇此封禪
長生之期也嗟夫吾嘗論太乙非郊祀之神封禪非郊

祀之儀群儒采集曰書曰詩彼丁公偃霸之所議又何
愈乎文成五利之師乎彼奉車子侯之暴死又何有乎
蓬萊諸神之冀乎古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夫何甘
泉先驅而失道禮月奉引而復迷后土還而船遇風厄
祠雍至而宮陷雨厄甲午災林光之門乙酉焚栢梁之
臺祥瑞未至咎徵頻來宜窮藥大之誅致有谷永之譏
歷宣成而未改至賊莽而可悲雞當驚鴈犬為鹿麋一
千七百之神三萬七千之祠光晏向歆之罔談奚補咸
順陽由之亂說無稽獨丞相衡挺出乎紛議而長安南
北郊之庶幾也嗚呼神之策兮十二萬之積兮何卯金
之祚止四百兮不若鼎湖之策兮三百八十而索兮豈

若郊鄒之數分八百四十而華經分洪惟今日之一元兮
出庶物之首也先天而為先後天而為後也郊神明于
南北陟祖考于左右也履泰于泰階之符體元于乾元
之壽也鄙太乙禮之昏淫毫人忌之鬼道人九、八十
一萬曾不足以數計而又何必論秦穆之錫而昌漢武
之增而授者也

首陽山賦

太虛既判二氣一元原地濁以黃天清以玄淼而融者為
水而峙者為山東岱宗而雄竦西太華而高騫南祝
融之拔地北恒嶽之連天惟首陽之環偉兮曰華山之
中劃掌跖能乎巨靈兮河流忽其開折折矧孤竹之二子

分聿高風之是宅宜名光乎天壤若尼山之名洙泗而傳變寢之名虞號也爾其地鎮乎冀充疆蕃乎豫梁迴崖

疊嶂若馳若驚文嵐翠靄若翔若翔深根亘乎洪河高標出乎太行吐雷首之氣宇揮龍門之輝光觀其雲堂

參差天磴峻嶒岸律嶽岑礧磊崢嶸白帝高司兮運金

精之浩顙三峯却立兮俯汾流之清泠至若玉井有蓮

玉女有盆蘿月挂鏡石窓引尊酌醴泉而為飲茹瓊蔬

以為殮茅龍祀狗之異狀玉芝瑤草之殊芬則有霓裳

仙子鶴駕神人出沒飄忽御風挾雲其狀萬々胡可殫

論於是余與客攝衣而上若躡星虹陟峭嶸舉蒙茸扳

古栢兮葦々披幽篁兮叢々擷薇茁兮樂飢悅箭括兮

天通是知秋雨既霽日初晶曠余情兮太白遊余目
兮西傾訪二墨之故家覽孤竹之遺城頌采荅兮坐石
賦秋興兮滿亭嗟荒祠之就圯缺封冊于仁清羗沈吟
而悲感吾將酌而祀其神之靈也曰商受之不君兮撥
前人之所植迨周德之勃興兮滌先殘之蠹螫嗟先生
之遁跡兮處北海而流擢聞聖昌之作興兮國躡屩而
歸周當重鼎之遷洛兮既天命之有屬何扣馬之一諫
兮異八百之歸國寧暴骨於山椒兮毋寧岐土之食粟
寧巢軒以為徒兮毋寧周家之臣僕歌采薇之歌兮信
孤清之警俗嗚呼彼獨夫之是誅兮吾三綱之是扶彼
有讓乎荆蠻兮吾亦返德乎唐虞故知荅姬八百之祚

鼎、而有盡首陽千仞之節落、而有餘也不亦百世
之師乎賦已客復為之歌曰盜跖兮高墳穴為田兮木
為薪彼茅死兮何人首陽之邱兮嶙峋與天齊高兮與
地不淪特立獨往兮孰匹與鄰噫彼君萬乘而馬千駟
兮又何足較亡之與存

五雲書屋賦

夫何天地扶輿之氣萃東南之一區鍾慶雲之五色兆
人瑞而同符曰典午氏之隱德在爾獻與爾敷依山結
屋避地讀書文應奎壁之府秀拔斗牛之墟宜天瑞之
所在被賢人之攸廬乃安陽北第會稽東道王者之孫
人倫之表室有五雲之莊書有五雲之藁騰華蓋之龍

葱觸草堂以繚繞芒經緯乎五星光盤旋乎二曜輝祥
覆於煙雲割陰陽於昏曉集瑤海之飛仙回高空之游
鳥蹇乎若鷗鵬之變化矗乎若虬龍之天矯金枝玉葉
不專奇於涿鹿之墟層臺高觀漫溢美於太山之杪矧
公超氏五里之霧飛劉訐氏半天之霞皎可以較其美
惡大小哉吾嘗會禹會之地望秦望之峯左挹霞城之
麗右控海門之雄其陽則有宛委玉笥之崗屹乎龍嵒
與塗山而並起直上摩乎蒼穹其陰則玄洲弱水之島
浩乎空濛與卧龍而爭奮若飛來兮方蓬悲歌弔古則
越勾踐之高臺既野狐之穴土唐小蓬之仙閣亦海蜃
之漂風矣綿矣哉五雲生之居也開藏室植環堵鑿石

依楹交柯結戶發造化之靈秘占山川之奇聚於是積鉛
槧布毫楮首裁鵷冠身衣縕褚截蒲以為編燎臬以為
炬左圖右籍朝劬夕苦厲精覃思懸髻刺股涉獵百家
出入千古韋編為之三絕岳鹿為之連柱下沂濂洛上
宗鄒魯觚排佛老攘斥荆楚馳騁乎翰墨之場逍遙乎
仁義之府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此五雲生讀書之
所也予方掛冠南下挾冊乘歸扣舷一曲之鏡策杖五
雲之扉啟爾宋宗之牖講爾董生之幃帷鹿啣花而出洞
恍若見處士於斗北鶴啣魚而集堂駭若接夫子於關
西吾見生之學日以積名日以馳不舉逸於岵壑即採
秀於鄉閭收科名於奏瑞之史復相業於頌曆之詩庶

有以秀五色之秀而輝五雲之輝也

角端賦

客有東印度生問於北京先生曰蓋聞我聖祖皇帝之
駐師於我竟也貔貅百萬虎賁三千神武不殺休徵開
先曰有奇獸扣關而前聳一角之異狀通四裔音裔之方言
以為麟耶未聞其善語之琅然以為猩耶未聞其一角
之拳焉以為豸耶又未聞其形麋而尾馬以為騶吾耶
又未聞其奉異書而達幽玄故吾將以為瑞耶則曠萬
世而未覩以為非瑞耶則適符我聖祖皇帝膺天運之
年其也東夷方陋生耳所未聞目所未覩幸先生有以啟
予之井管也先生啞爾而笑曰子邊夷也亦知天開帝

王之瑞乎昔我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肇迹和寧拓基
祈連廣禹之甸大堯之天叱風雲于紫塞揭日月于中
原肅王師之赫、示王道之平、於是東征而西怨
南征而北怨當鐵關之既闢振神兵而欲班奇獸來
格萬人擁觀祚陳八口之曆曆三暴戎獨夫之殘其率獸也
若虎拜而稽首其解語也若覬譯而進言問之耶律之
侍臣稽之騶虞之獸官則知是獸也在星為旄首而在
物為角端者也觀其縞質綠章珠姿玉趾性閑而神靜
體瓌而貌說映流彩於花驄散飛光於綠耳躡滄海而
洪濤不驚超天駟而紅雲四起朝刷乎閭風之圃夕洗
乎天河之水若乃先生華夏魄奪戎羗鹿閣薦彩虎臺

呈祥日散電以彪駁尾流星而蛟驤或龍儀而若鸞或
鸞盼而欲翔日行三萬不減于神禹之飛鳧背長持角
豈讓於軒轅之飛黃奉書而至蓋將比負圖之獻瑞鞮
譯而語又豈徒服阜之珍良爾其塵清海寓春滿天墀
與麒麟以坐入偕鳳鳥以來儀增瑞牒之德色發史筆
之光輝皇猷以之歸美帝德以之博施彼林邑之象拜
起周章而隨乎人意者何足貴九貢之驕鹿角駒形而
寓於外囿者無足奇又豈知天下平則一角之獸來蓋
聖人間五百年而生則斯獸亦間五百年而出所以符
大一統之宏規彼其九尾獸應而海宇未一并角獸獲
而海內已耗又豈可與今日角端之應同日而論大一

統之兆也生乃再拜稽首起忤而為之歌曰德及蜚走
兮澤洞幽明鳳鳥在阪兮麒麟在垆邁四靈兮應千齡
嗚呼瑞之至今四^方來庭先生亦從而和之曰似豸非
豸兮其形至神似猩非猩兮其言至仁天下將一兮有
開必先嗚呼瑞之至今國有聖人

翠雪軒賦

客有丹邱煉師問於希聲道人曰吾子方外之遊而亦
嘗聞絳雪之名乎希聲道人曰未也願據造化之精英
吐鴻論之崢嶸師曰唯、崑崙之邱崢嶸之山曰有瑞
雲濛、漫、不雲而雨不采而殷色壓珊瑚之樹光凝
瑪瑙之盤其積也幻瓊林而草木其融也漲瑤池而水

丹雘佺服之蟬蛻桂父餐之而羽翰吾將與子陪群仙
之絳節而服食於其間可乎希聲道人鄙之曰子徒盡
志於虛無馳情於怪詭庸詎知吾白雪之為美也縞兮
若妍琅然而圓揅亂陽春之景飄飄太素之天脫桐聲
於嶧陽耿玉彩於藍田意若浮雲柳絮之飛揚勢若離
鸞別鶴之聯翩嗟伯牙之魂冷復誰觸其冰弦所謂曲
彌高而和彌寡者不瘳于吾子之說虛仙者乎二客未
決其辨固而同資於淇泳主人主人盱衡而嗤之曰絳
旣失之白亦未為得也客亦知夫非絳非白而有翠雪
之雪歟梁城之暇漂洲之曲巢筍叢生簞簞交屬猶客
鐘籠檀欒補蠹碧凝而冬鮮藍飛而晨肅斐凡噀寒於

雲夢銀林枕影於淇澳琅玕凍而玉氣蕭森螺翠輝而
壺光燁^輝煌舞青鸞之尾、而離列霓裳卧碧蛟之鱗、
而倒涵冰玉觀之者如持蘇子卿之節聽之者如奏虞
簫韶之曲頌熟以之而蕩洒清風以之而沐浴若其天
籟初息林月將出黑壑淨掃冷翠欲滴彩鳳棲而夢驚
蒼虬化而僵立蔚乎若玉龍之田夜耕瑶草之煙炯乎
若翠岫之叢曉泣湘筠之濕至若炎雲四赭^火鳥上飛
展青薤之縷、點蒼屑之霏、始颼颼而夏爽漸冥濛
而晝迷粉節賈碧雲之逕藍光射紫苔之磯儼乎如遊
蔚藍之天府颯陰風之襲衣嗟夫王猷清嘯阮籍幽尋
或隱於溪或集於林嶧谷中伶倫之律柯亭表中^節節之

音何千古之翠雪獨闕古而彰今彼藥杵玄霜吁其誕
矣桃溪紅雨吁其俗矣豈若茲雪之為清配君子於淇
澳也今夫長竿梢雲勁節貫歲非吾後彫之操崇高之
志乎籜筍競爽銀柯互倚非吾子孫之蕃兄弟之義乎
除風雨而為瓦為椽和陰陽而為劓為笙又非吾定律
之器取材之地乎二子者徒為絳白之辨而豈知吾蒼
雪之得名而淇澳之濟美乎二客者於是相顧失色歛
容屏息目眙口誦彷徨終夕但聞脩脩有聲清聽如笛
悵立雪而忘歸漱主人之寒碧

進善旌賦

仰聖皇之御極闢賢路之榛荒揭進善之干旌用招徠

於四方表亭、而獨立爰子、于中央卓崇竿之裊娜
紛翠羽之飛揚燭然若雲氣之舒卷燦然若霞彩之紛
披晶熒、兮眩耀光總、兮陸離風飄、兮起舞羽搖
搖兮翬飛上以補九重之采聽下以詢芻蕘之誼語數
和氣於兩間播仁風於八區關四門而建齊民獻忠而
奔趨非是旌之為美孰能布聖化之宏規想夫球琳琅
玕何以美土貢而不足以達下民之情關石和鈞可以
美王府而不足以致好察之誠是旌也外以布聖德下
以宣皇風訪衛室而下問諮總章兮焉窮夫以貴而下
賤兮雍然若春陽之載熙徽庶民而無私兮煥然若日
月之行空昭、而進諫猶江漢之朝宗沛然如虎嘯而

風洞然如雲興而龍親下民以昭賢質乃允執於厥中沛
仁恩於萬里達四聰於九重予以進天下之善于以表
巍、之功宣肩、之銅匱區、之詩萬木新孰能彷彿而比
隆哉吁世有遷變道無古今觀羽旂而懷舊蹟撫霓旌
而騁雄心浩、萬古往事如雲豈知進善之為器不以
聖遠而遂湮歷天地之悠久幸典籍之猶存想前古之
遺制非後世之可承嗟唐虞之云遠宵斯意之孰明懿
休明之文運羗公道之肆行駢公車之章奏聆諫鼓之
肆宏彼閭閻之休戚詩賦之同口無幽隱而弗達罄
有懷而畢伸將見同天下之善以為善又豈特子、乎
一旌以盡其聲名也哉

鐵崖賦藁下

五

景鍾賦

軒卷花側何乙

崆峒之西赤城之東紅光浮浪紫氣騰空燁然如燭龍
之炯碧^煥然^乎若霞彩之舒紅非雲非霧乍明乍蒙粵有
帝軒破蚩尤偃武功平涿鹿宣皇風詔鳧氏驅祝融攷
制度立景鍾于是啓坤珍之華瓊萃太白之精雄鼓天
地之爐鞴命神工而陶鎔飛廉驅風而下效豐隆擊^鼓橐
而來從翳清塵之絢爛淹日景之曠曠爾其赤文燁
神采煌煌出乎其型爛然而彰繫金索之炳煥懸寶界
以軒張洒光在側熏心在傍左列大音右聯隱常冥五
方之正位協聲律之短長卓立乎瓊瑤之臺超越乎金
玉之堂森環乎四隅鯨震乎中央此其所以取象乎天

地而經緯乎陰陽天子于是乎秉蒼玉之圭衣火龍之
章拜手稽首獻于先王金奏在廷大聲洋洋、紛五音之
繁會間等瑟之浩湯雍、和鳴兮匪雷霆之震怒肅、
戾止兮播金石之遺音故能消融乎查滓流通乎精神
昭風俗之盛美開萬世之文明微帝軒之有作孰能成
寶器于上古啟神金於沈淪也哉觀其龍脊炳耀虎形
躩護踞外圓法天內圓抱虛冠百工而首出播仁風於四
時此景鍾之得名者所以為律呂之本而為韶護之基
也今聖天子嗣服無疆仁同遐邇功邁虞唐列笙鏞之
在廷鼓金玉之鐸、愚生幸逢昌盛之世沐浴於膏
澤之鄉洗平生之俗耳聆清廟之樂章則景鍾之至和

猶足以為治世之宮商者乎

會稽山賦

楊州之域斗牛之墟有山哉、是為會稽、吐窮碧落下
鎮坤維內鍾五嶽之秀外宏英淑之姿亂芙蓉之卓削
渺丹桂之參差根盤、其幾里勢犖、而多奇千巖競
秀萬壑爭趨轟然瀉蒼玉之秋水乍馬走石上之瓊珠
不雨而色自潤不激而音自如觀其峯巒崢嶸前後相
失鳴泉百雷躍下雲窟喬松萬舞破烟骨晴暉扇和
嵐翠猶滴起白煙之裊、倚青冥之岌、宜其土老而
石頑雨淋而石炙曦城之所隱避倥傯之所遊逸混元
氣之淋漓鎮三吳之故域渺雲水之汪洋澹煙林之明

沒遂使水陸魚鳥群崖草木若飛走乎文王之沼園似
生育于陶唐之陽谷其或颯然而風生淪然而雲集靈
怪恍惚變化出入老鶴戲風而鸞翔玄猿抱子而人立
威巡狩之寥々紀秦功之寂々慨春秋之季世何血刃
之交逼吳至此而寒心越恃此而誇績曾不逮乎幾世
遽煙消于一日是知水不在深國不在險惟修德以永
昌顧山川其寥閭予于是覽今思古臧棹中流飄然而
上逸然而遊俯臨蒼玉之水仰看萬仞之秋宮闕羣飛
于翠崦蓬萊對立於遐陬鑑湖之水未波若耶之雲不
流壯東南之都會絕溪山之一州青連秦望之秀翠橫
飛翼之樓登高望遠把酒消愁誦靈運蘇仙之句憶謝

安社行之傳至今騷人墨客來會于此者其有念神禹
之德思神禹之憂者乎言未既煙消萬里天濛四壁氣
鬱其嵯峨勢巍其削立四顧茲山之已遠但見層
崖之一色

渾天儀賦

客有談天者過太史公曰厥初瀕洞脉脉渾孰知其行焉
鴻靈幽禁孰有言焉迨其玄黃判清濁分上天象下地
文象推度測空軫紛紜或謂崑崙倚蓋天儀孟覆中高
四下三光顯伏或謂蒼仰在上非其正色抑而瞻之高
遠罔極或謂南低于地北高于天北昂南下若車之軒
或謂確乎在上形安不動魄乎在下體靜而重黨門角

啄吾徒曷從先生世學敢折其衷太史公喟然而嘆曰
異乎幻語之亂人也久矣子有意于窺管若請為子雲
之披昔重華之作后首七政之務齊有玉其衡有璿其
璣璣以為圓窮之運衡以為執度之窺玄渾健而旋左二
曜交而右馳紛列宿之明概錯蟻珠之陸離九萬八千
餘里考自擊而非遠三百六十五度昭指掌而可推邇
往古未聞之象器開萬古無窮之渾儀所謂天地不能
蘊其靈有生不能參其智者矣爾其作前聖述後賢鮮
于下闕遺制是沿壽昌平子精幾是研取類于鳥體擬
象于彈丸天乘動乎氣地附靜乎天體南北之二極運
三辰之循環屹嵩高峻嶒而中立分黃道九行之次纏

匪蓋之倚匪車之軒匪無體之云遠匪有窮之或安法

歷代之寶器信自然之渾然也故時不待莫莫之推日

不待於土圭之測環運衡隨輪飛水激庶曜之隱顯五行

於元有何則

之順逆辰十二之疾徐氣三八之消息續旁魄於穹窿

圓範圍于丈尺驗噓窳室之同待其不窺牖而可識子何謨

天之正則枯于諸子之說鈴之感耶客充然有得攝衣

辭退太史公曰未也抑吾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所以觀天象之粗道所以通天德之粹偉

天德之出寧普雲行而雨施夫聖人固有一身之深儀

足以參天而兩地相被彼八尺之規徑寸之明特其土宜

之細耳方今一元廣運七政順齊清臺範圍之器後天

而罔墜皇上經綸之道先天而弗違隆道器之兩備方
重華而並馳此所以調玉燭而平泰階運還治古之雍熙
也客躍然而謝曰井智小夫未聞博議今發其蒙問一
得二

殷輅賦

伊古人之創物起車制於轉蓬資引重以致遠爰辨質
而得中在南唐氏有形之名黃屋儼駕白馬是乘繼有
虞而夏后曰鸞鉤而異稱造有殷之馭世惟朴素之是
旌鄙金祀根之瑞色破飛車于玉關羗匪文而匪陋故愈
渾而愈堅其制伊何與輪盤旋兩轄如翼式殷象國守中以軸
上輕下軒成禮以軾引力以轅材必求質工不求全故

鋪越席以昭儉護蒲輪以示安載十二旒而以郊以廟
建大麾則以封以收茲殷制之適用以製朴而器虎蓋
常論是輅之制也有愛民之心有務本之道夫以萬乘
之尊九土之浩球琳琅玕厥貢惟寶珍材奇木窮搜極
討初何儉一人之制作而斥衆製之華好蠶車之為車
也身之所乘足之所蹈其體至賤其用至勞非務彩以
觀美惟攻堅之有造何後世之求備徒費饒而過巧朱
總組輓不覺其華黃金碧玉不究其非豹尾黃麾之隊
幟蓋翠羽之儀皮軒闐戟之雜襲朱網書香之陸離或
肆多欲于甘泉或夸侈度于江都殆不計巡遊之去住
而滿元后之規模當春秋之季世閔大聖之窮途抱經

搜元空何補

綸之治具無明主之下車傷慶封之美習甚周人之尚
與此顏子淵請問于為邦聖人備四代之制而殷之輅
與虞之韶周之冕同有取也方今聖天子觀乎會通行
夫典禮損益得宜文質兼美雖萬乘之嚴駕汰鹵簿之
繁儀表皇儀于周製被華袞於舜垂又必得殷人之大
輅乘六龍以繼時此宣尼之夙抱克今日之見施辭曰
殷輅周冕聖之志兮上服下乘今之治兮侍御僕從罔
不正兮嚴簿法駕胡足徵兮出警入蹕居鈎陳兮吉行
清道吾將望屬車之塵兮

記里車賦

考車之制自堯有形舜有鸞夏后有鈎商有輅至周

大備而有五輅所謂篆繅墨棧則又有上下之等而
未有記里鼓車之名也按漢晉輿服志而西京大章
即記里車之所起也駕四形指南車中署木人行一
里所下層箱擊鼓十里則上箱振鐃唐宋時有若魏
蕭嵩盧道降之流增廣其制而記里車之盛蔑以加
矣唐柳宗元既已賦里鼓而余復補賦記里車云
惟聖人之大巧心模範夫化工故創物之成車因有感
於飛蓬少昊氏之駕牛人皇氏之乘龍龍陶唐氏之馬白
有虞氏之鸞彤夏后制旂旒而尊卑分辨殷湯施大輅
而儉德昭融至成周之太備美車服之以庸慨亡秦之
不道使古制之頓空迨炎劉之六葉葉值天漢之年豐始

輿服之定制祠甘泉之上宮駕千乘與萬匹車金根而
烏相風記里始見鹵簿後收崇泰新室之亂制及東京而
尚蒙後周依周禮之是尚楊隨酌漢制之相同歷李唐
之好古遇英辟於太宗於是舊儀修改新巧益攻獨轅
突兀雙輪運通兩箱層於上下植木人於西東出累聖
之異器收匠氏之奇功當其殘星耿、餘月朧、鳴虎
柝于賁士扱難籌于元功劍佩迎春花之落旌旗拂柳
露之濃望翠華之旖旎響金環之玲瓏萬馬秩、和鸞
雖、潔塵清於黃道瞻凌虛之絳虹將軍陪乘而聞集
太僕執轡以正供有指南之前往繼辟惡之後衝皮軒
聞戟之盛制豹尾九游之如蔥金戈玉戚之爍、黃塵

華蓋之叢、此記里之車所次在鹵為九、之中行斯
行而佑警蹕立斯立而贊威容動一里而木植礪、轉十
里而木鼓鼙、震無雲之雷霆響不雨之霍霍本標機
而有發軔錫擊以無窮節其音可以表告行五十之次
觀其象可以執威儀三千之恭始創典于魏徵復修制
於蕭嵩制其盛於有唐賦兼奇於柳公湮五代之民滅
至趙宋之興隆五改元於天聖來盧相之道弘重制作
之復舊羗儀度之新重名大章而兼用此里鼓之始終
也迨乎皇元肇興明良相逢既周冕之是服復殷輅之
比踪跨乎漢唐樂之品式會乎今日嚴簿之考工聖天
子方紀事于南郊備法駕之扈從孰不欣、而相告願見

車馬羽毛與鼓鐘也賦已遂作頌曰大章有車肇西京
分歷晉唐宋里鼓名兮皇元祖制智巧并兮眷茲木偶
聽希聲兮道戒大路有期程兮佐我大禮時止行兮愚
臣作頌展聲名兮光三雅以獻賦又宣柳河西之擅文
鳴也

器車賦

河馬呈圖洛龜負書天瑞繼作山出器車維武陽之御
極為綴旒乎九區既大中之是建亦寬仁之弘敷蘇雲
寬之靄望暨魚鼈而咸孚地不愛兮至寶協義禹兮同
符吾想夫靈根踞石異榦披雲煙光陰翳霽色氤氲日
月煦其霜骨雨露澤其^晴罔紋初婀娜以芬鬱漸縈紆而

盤圜方結象輿圓轉中輪交蓋令枝撐燦爛枉轂之陳
遠而睨之則前軌後軫之滑澤迫而察之則平衡曲軌
之調均山靈盡呵護之力富媪躬拂拭之勤是以不操
而規不斷而矩奚仲之所不能為公輸之所不庸斧風
至則和鸞之鏘鳴雲覆則龍旂之旁豎靜若脂韋而待
時動若發軔乎熟路散瑤光於巖壑揚頌聲于寰宇慶
者駢闐觀者旁午曲鈎縣線驚奇眩之飛來鳳蓋搖青
恍天仙之初下寒藤絡漢室之蒲輪碧葉舞人皇之六
羽則是車也地植其產天毓其祥若將獻嚴乎鹵簿
表同軌乎太常雨師洒塵豐隆扈行載龍顏兮穆、響
玉珂兮鏘、故其參也盡假以渥注之神駿其御也若

待夫範我之王良是蓋國家之大瑞而巉巖寧得以闕
藏也哉於是銀甕韜光嘉禾失色流芳千古祥標商室
瑞車由此而得名木輅因茲而得法非特以昭一代之
盛治實所以開後世金根之定式者也然而愚嘗稽戴
禮之正義參禮緯之遺編玉湘至乎山澤車垂錡而曲
圓何武陽之武寥、千載廼復見於太始之年誇大乎
象載之歌侈列乎樂府之篇嗟海內之虛耗曷天瑞之
昭然吾恐武皇好大喜功爰黼黻乎至治不然則窮兵
黷武較殷湯其孰賢况竹宮之光或以諛見汾陰之鼎
或以誣傳又安知象輿之祥不成於貪佞之賀言嗚呼
西土鷗雀托名鳳凰姬公定制亦來王莽撫世事之悠

悠歎風流而雲往懷隆替于昔時感天應於俯仰吾安
得莘野之阿衡呼千秋之小車而與之質是車之真妄
也哉

之原取何補

三神山賦

巍乎三峯夫何隔弱水之幾萬重而崑堯乎滄海之東
軌洪濤而鼎峙貫元氣之當中道姿岷其磅礴秀色蒼
其蔥蘢恍若無而若有非人寰之可通豈真仙之絕境
所謂方丈與瀛蓬者乎爾其峻嶒崢嶸岵嶇崑崙飛岑
百魖疊巘千重軼崑崙之華蓋削青天之芙蓉剪脩城
而翠濕沐晴螺而黛濃班九霄之廖廓窮八柱之鴻濛
潮湧而層巒舞浪鰲冠而危顛峙空遠而望之若長雲

峩峩駕秋影近而察之如浮壺隱、泛流淙固不能擬
岱宗華嶽之大諒亦非匡廬天台之可同也若乃紫霞
之府瑤華之宮金臺銀闕翠戶朱櫺熒光翕絕休氣曠
曠歛陽而炳忽陰而濛冰雪夏寒蟾精夜白煙霞冬燠
扶桑曉紅木公金母玉女青童導瑤笙之雙鳳馭紫氣
之七龍赤霞火玉之委蛇鸞旗火蓋之玲瓏往、煙飛
霧滅于此游燕而從容鳴八琅之璫撞萬石之鐘玉塵
積雪霞醞流虹一日而數世一飲而三冬又安知蛇蚺
之甕盡塵累之憧、復有茹芝之叟揀藥之翁朝飡琪
花夕攬蒼松耕秋雲之千頃種瑤島之芳叢煮碧鸞之
膠養白鹿之茸絳雪候千年之火立霜杵百鍊之春回

紅顏於皓首烟綠焰于青瞳而凡羽化而蟬析委蛻而
遺形者皆可以彷彿其所想像其容是以學仙之徒慕
虛無而鍊金骨庶幾乎超游氛而駕冥鴻奈何隔幾塵
於凡濁歎刀圭之未逢眺仙山之何許竟浩劫而長終
彼秦皇之伯漢武之雄莫不盡荒唐於方伎極勞心之
忡、巡海濱而眺望尚倥傯之可從何風舟之莫至返
若淪於萬仞之深但見石梁諸兮崇墉樓船去兮旋蓬
終莫能超汗漫而上穹窿噫獨不觀騷人墨客吟三泉
之寒灰感茂陵之秋風者乎吾獨悲其疲精神於立漢卒
何補于成功徒留連而忘返適以滋感慨於無窮乃作
游仙謠以招之辭曰神山鬱蕭森積翠中天臺丹梯萬

丈不可上美人兮歸來瑤草天上碧紅杏雲中開白兔
之藥不可得美人兮歸來歸來兮無止白雲悠、隔煙
水神仙渺茫如胡如胡不歸來返故居

舜琴賦

國元空何補

重華御天巖廊宴安溥無為之盛治樂清蕤而澹然導
和氣于雅樂揮南風之五絃此舜琴之嘉名所以得于
禮經家禮語之所傳也原夫蒼靈耀德赤精御世削桐繩
絲爰肇厥制上圖法天下方法地前廣後狹尊卑之義
小大其絃君臣之位妙神聖之制作實修身而致治惟
有虞之作樂與古先而同意爾其掄瑰材詔平師抽縻
桑之獨繭剪嶧陽之鳳枝載斷載繫以縵以徽拭玄霜

之湛一耿玉繩之離、翕張陰陽蓄洩風雷固不讓乎
雲門空桑之樂又何取乎爨餘震焚之奇所以備九成
於簫韶資搏拊于后夔也若乃化景畫麗九宇穆清矜

宇元保清何改

衣景薄玉殿風生乃弛宮縣鳴琴薦妙琴于瑤宇散雅
韻于彤庭指徐、而送響趣悠、而養情蕩、乎高山
大川之深峻浩、乎太和元氣之流行和清彈以再歌
有三歎之遺音感長養之至化亶萬古而憂深方其九
土蘊隆氣烈朱光南風之薰六合清涼宜宮商之發閉
善吾民之樂康若乃四海之廣貨財所興南風之時萬
室阜盈冥節奏之揚厲樂吾民之富殷仰聖人之用樂
與天地而同仁匪鏗鏘之是尚實一念之在民表泉流之

盛德偉玉潤而金聲蕩要妙與淫哇極廣大而高明宜
宣尼有勃然之歎美而昌黎有得于壁水之儒生也嗟
夫聖世云遠大音不完詫躍魚而舞鶴誇別鶴與離鸞
何世道之愈降噫新聲其日繁抱朴雅其何之慨知音
之獨難倘書口袂以自獻其不為鼓瑟齊門者幾希矣愚
生何幸獲際昌辰上有帝舜之君下有后夔之臣闡禮
樂之神化陶八荒而一春集大成於衆美固無棄乎小
鳴願揚音於治世希登進於虞庭

白虎觀賦

咸闢雲飛龍首天齊紫宮廓然白虎巍々夫何時中天
之華觀而宮堯未央之西實游觀之禁宇而鴻儒碩士

之^始能躋也方其芒碭龍興房星耀精金戈西馳電掃
風行納奉春之長策據秦雍而作京帝勅相國胥宇宮
庭^屹秘殿之旁翼鎮坤維之金行矗由金門之岌業表
層觀之崢嶸擬神仙之長年掠清涼與宣溫競秀於金
華儼美於麒麟是雖清閑之內署而亦不出於二十八
里之嚴城爾乃掄瑰林鳩良工訪禮周公相攸度庸按
太皞之右堙挾閭闔於當中削岩崔嵬崛岉穹窿矗乎
亭[、]鬱乎蔥[、]虹峙千尺羣飛半空接素娥於金樞留
羲轡之晚紅室緯落闔干之外游雲挂闕角之東瑤宮
博敞綺戶瞳矐清霄接銀潢之夜色炎曙動宮樹之微
風竦九關之雙闕映別殿于雲中是觀也所以表天子

之制度為文章之闕宮者也于是孝成臨軒發策髦英
亦由斯而進止偉直言之杜欽逮乎東都亦有斯名故
孝章之崇文爰講議乎五經稱制臨決廼下綸音郎官
博士洋、簪纓名儒碩學于、縉紳丁穰成桓之徒班
固賈逵之倫暨廣平之王屬皆論列而詳評讎校同異
商確古今咸撰集而議奏每于此乎時登嗟哉子雲名
著才能觀其奉天地六經之對自宜為王朝蹇、之
臣何深博而有謀而止為王氏入幙之賓逮議經之諸
子皆表、于儒林惟孝公之令問以才高而見稱不獨
論難之明見推遜于諸儒而殿中無雙亦流譽于時人
偉孟堅之博士比遷董與卿雲惜殺身以失義竟淪迷

堅元孫監何改

乎世紛若桓仲之聖行篤實賈景伯之儒術通明亦皆
克世其所學而弗替其家聲獨成封與樓望無傳之
可徵是則白虎之觀江為漢庭之弘麗而白虎之諸儒
亦表經世之才名而千載之下尚公論之能伸也猗歟
聖元宅都于燕皇居帝宇歲九天虎關魏闕實隔風
煙承明金馬著作之富木天青瑣典籍之繁使六經之
道昭回于雲漢之表而承制之士彬彬乎賈董之賢崇
茅茨土階之儉質而何炎劉宮闕之足論望玉堂今天
上聚冠珮分羣仙爛彩筆其如虹燭文明于八埏吾將
瞻大明謁崇天扣龍墀而虎拜呈披腹之琅玕倘見收
於虎榜當不遜于漢庭之直言也

天衢賦

太虛穹窿修衢行空橫灝氣之莽蒼跨八表之空濛可
以觀天象之所經放休徵于時雍實史志之所記而易
象之所庸也觀夫碧宇無際炯炯房星煌煌明堂闢天
關以洞開貫黃道乎中央陰環經其北陸陽鳥出其南
方石五色以覓塗柱六鰲以為梁矗崢嶸以坦夷豁曠
朗而無旁雲煙空寥游氛斷影鳥道滅沒急羽蹇翔駕
剛風于廣漠截河漢之微茫彷彿乎複道之垂虹逶迤
乎龍尾之高驤仰天路之砥平騁六達之康莊燭龍標
轡扶桑曙光金樞耀彩桂海秋涼五辰聯珠燿煜森張
咸同途而順軌符泰運之明昌陰道應而水兵陽道啟

關元空何補

高驤元空一格何補

而旱喪是則推七政之攸行察治道之災祥者也若乃
帝青晝朗暘芒晨熹萬里一碧雲豁通達鵠冲霄而遐
舉鵬運海而橫馳奮水擊之三千迅扶搖之一飛快縱
翮之道遙曾何足以少羈是宜駢鸞翳鳳之真仙飄
乎御風騎氣而徘徊孔蓋兮嵬、翠衿兮披、飈車旋
回上捎日規羽輪無聲翩如翬飛鏘珮環兮霄半挾星
斗而往來曾何慮乎車塵馬迹之決驟又何有乎蜀道
九折之嶮巖吾將凌汗漫超赫戲遵亨衢以上征躡青
雲以為梯左招兮昂精右接兮騎箕手分天章沐穎銀
漪擧桂花於高寒紛紅雲之滿衣仰天門之蕩、陟天
府之巍、隔氛埃于下土又何啻于雲泥侶羣仙以邀

遊而和明月之歌辭歌曰天之衢兮迢迢、浩空行兮清
寥騁余轡兮將遠邀聆夕響兮鳴皋又歌曰廣開兮天
衢乘風雲兮疾吾驅焱上浮兮攀帝車帝之所兮瓊居

龍首渠賦

商顏蒼、洛水決、夫何走深源之幾千里馳汗漫之
流長散波濤於雲雨若神物之所藏豈非所謂龍首之
渠灌重泉之於東方者乎想夫漢武之軒皇風穆清鑿渠
灌漑民利大興偉嚴氏之陳詞曰臨晉之齊民將引流
而西注當首超於洛濱何數言豐、切中其喜功之心
於是萬卒東來崙鍾如雲趨事雜還橐鼓弗勝乃自激
而首功越商嶺之遙岑豁磅礴以頡頏洞浚淵泉而瀚淪

兩崖如壁一帶河橫引清流之浩渺湛灝影之泓澄微風颭而成漪甘雨挹而無聲澶漫潺湲衍遶紆縈長川遠瀉逝水如傾何高岸之善崩獨用力之難成乃鑿井而下通貫泉竇之冷、蘇甃連泓注千環抱月龍蛇捲窟萬穴生雲注伏泉于地脉分河潤于泉扃漑原田之萬頃易高畝而豐登成生民之大利流炎漢之至仁方其健夫奏功異物效靈神芒歟其陸離厚土爛其稜層得蜿蜒之蛻骨崩頭角之崢嶸土花蝕額珠之碧海月射斷甲之腥厚土纏綿尚有雲雷之氣餘波噴薄尤聞風雨之聲舉手傳觀萬目皆驚覩茲靈異互相揣稱此龍育之渠所以為千載之利賴而史冊尤著其佳名也嗟

夫河渠之作生民之利勞費之惠濫觴有自鄭白起涇
水之歌當時陳渭渠之計汾陰褒斜擾々相繼是皆西
門史起有以啟其源而滋茂陵多欲之弊也吾于是有
感矣老龍泥蟠閉骨泉底適有遭于一時尚流聲于千
祀矧我聖元撫有疆理黃河湛而自清海波帖而不起
黍稷雲興倉庾山峙三農樂耕鑿之天康衢歌太平之
美文昌之祥四靈萃祉為士者固將攀龍鱗之變化乘
風雲于萬里橫滄海而快飛騰奚暇雕蟲於河渠一杯
水哉

天籟賦

若有人兮在南華唾明璣兮吐青霞竦天機之峰峭聲

物論之紛譁微南郭與子遊發天籟之雄誇謂萬殊而
一致伊自然而非他假有聲以設諭索無言之謬訛譬
大鈞之噫氣鼓羣響而相和雖吹萬之不同俾自己其
誰那倘反身而觸引一視聽於無涯此漆園之玄曠縱
辨口之懸訶也方其六合陰霾八極塵驅怒襲土囊雲
起砲車封^{飛廉}鼓囊屏翳橫途旋羊角而寥廓翔颺母于
歸墟矯六鷁之健羽折大鵬之南圖轟騰礪礪若塵馬
之決驟震蕩激洌若海怪之歆噓巨壑為之怒號萬竅
為之喑鳴或耳鼻之噓吸或杵臼之注汙莫不遇形而
成響觸象而爭呼勢颺颺而噴薄氣颺颺而吞屠掠萬
呀于一呖鼓元氣于天虛若乃流雲半空皓月千里燄

冷、以徐來激蓬、而颺起衍漾于青蘋之末、回翔于
松栢之底、度花梢而欲秋、至空山而如水、波濤半空、笙
簧在耳、隨披拂以成音、實吹噓之所使、夫然後知理無
大小、物有定形、方吁喟之迷、唱亦隨寫而為聲、疑比竹
之何似、若吁嗟之未平、度萬有之自取、孰能逃夫化、鈞
悟一理之弗貳、爰徵之乎在人、彼群喙之異響、徒騰說
而紛爭、泯是非于無言、斯蒙莊持論之權衡也、嗟夫、物
有不齊、維物之情、黜堊不容于一視、涇渭不能以同清、
雖造化之匪殊、實物論之搶攘、而何狙公非馬之辨、論
堅白異同之縱橫、肆誇言之石、誕馳虛無而竊名、殊不
知大鈞塊土品物、茲亨風雲雨露之發育、山川草木之

生成高下異趣洪纖異論皆至理之顯著曾何混乎重
輕吾將覈立竄真經佩無言之至教希聖賢之善鳴

簡儀賦

穹窿赫戲垓圯無涯萬化幽紛廓乎旁馳猗聖神之制
器括靈造乎玄機却凡飾以居約握乾象而獨窺超妙
識于千古其我皇元之簡儀乎思昔重華聖神璣衡再
陳七政攸齊爰考天文俾周髀宣夜之絕學獨渾天之
有聞昉壽昌之銅儀放遺制於古人比汴宋之有作世
增飾以紛紜惟我世皇周咨文臣乃詔百官廷集縉紳
裁、郭公敷奏是伸謂臣道之去極何燕抃之弗鈞致
曆法之參差將推步其昌遵宜因其舊用圓厥新乃相

奕塏乃造重棚良工獻技神巧畢陳倚蓋如傾月規下
停員機運行懸輪無聲易華而質䟽室而明當二極于
四游之軸鏤百刻于南北之傾赤道橫施而上載經星
環繞而上征準周天之度数或盈虛之奇贏被五運之
所履斯乃加于地平勒千隅而措置挈四游于四衡觀
游儀而知去極之遠近究立地而考去地之途程或用
一而測日或兼二以推星實置之于臺端映高表之亭
亭偉聖明之制器歷考古而宜今妙侔功于造化肇錫
之以嘉名若乃崇臺夜朗中天氣清銀河露下室緯珠
明金徒報花間之箭漏鐘傳應刻之聲則有太史効職
憑高仰觀注青瞳于懸鏡候流晷之旋盤神戒承于坤

途程元空一格何補

嘉元誤加何改

軸天運準于乾端規魄環馳而盈縮萬熒委照而流遷
休徵兮何象應咎兮何纏含陰德之密運括大鈞之陶
甄雖九萬一千餘里之遠不能逃于是器之周旋甘石
未能探其妙于落莫能識其緣此皇元之制作所以超
萬古而無前也方今聖神撫運石闡珍符德合乾健道
配坤輿擬靈臺之姬文齊曆象之姚虞三能煥爛而齊
階五星藻耀而聯珠雨暘時而清潤品物遂而昭蘇秉
欽天之至敬敕授時之宏模混六合而一春播三正於
九區書生幽介考古助書盛作賦之臨川徵銘辭于鉅
儒手攀軫參之魁浮游析木之墟拜天門而載歌以頌
泰元神策之皇圖歌曰於昭靈臺岌崇々兮儀象制器

聖之功兮去繁而簡要且中兮崑崙磅礴運太空兮晷
度周迴幹天工兮三辰齊光名時雍兮萬世作則垂無
窮兮

浮磬賦

若有物兮厚土之精清角之英蕩泗波兮砥砮倚湍磧
兮雲橫秋水之骨蒼然而突兀兮射杲日之晶熒若根
著之弗麗土兮汎、乎長流之清泠元氣磅礴變化不
可測兮何磷峒破礧之殊形辟邪天祿踞以蹲兮琅玕
冰玉周阿而羅生龍堆炭、隱鯨脊兮蛟螭血碧沁鐵
而凝文章錯以畫麗兮光景爛而宵明蘸天影而迤流
兮激清濤而弗沈漾、乎月林之仙鏡兮隱、乎長江

注元空何補

鐵崖賦藁下

李

之落星陽侯惕息以呵衛兮天英盱睢而夜驚拂而睨
之溫然玉潤兮叩而搏之鏗然而鳴粵有識乎浮磬兮
余獨懷乎神禹汨鴻貽以平成兮爰制貢乎九土維徐
州之所產兮指泗濱焉而取命良工使治之兮瓊沙石
錯刮磨乎光眎股鼓博狹截然中度兮厥聲比乎律呂
嶧祠羽翟旅進岩廊兮回重瞳乎當宁閭闔九重豁以
洞達兮盛簫韶其容與樹羽五采爛飛揚兮翔然怒獸
哈呀乎箕簨儼笙頌之垂兮振鏗鏘兮擊拊音穆、以
感物兮歎蹌、其率舞塞至樂之莫聞兮慨寂寥乎千
古瀛石若羽固不足信兮夫何詫乎捷為之水滸陪尾
之源浩以淪游兮磬崩方乎參天浮游廣覽悠、而思

兮亦何為乎深淵淫哇靡曼之可聆兮寧不為爾而撫
然橫竒竇於道周兮何弗採而捐之嗟楚辭之楚辭遠兮
孰摩挲而援之探竒姿於深壤兮濯碧蘚於愁泣圭璧
天成洞乎尹兮亟從襲夫璆琳矢琢磨以成器兮吾將
上獻于虞庭倘知音之賞識兮庶不負於金石之音也
希登進於宮縣兮于以和頌歌于太平也辭曰磬兮磬
兮古音之希兮桑濮娛人瓦缶其雷兮地不愛寶嗟博
雅其誰兮叩之則鳴將俟夫后夔兮

石經賦

若有客兮握秋兔滴寒蜍披竒聞字攷古勛書思木
削而塵飛披汗青而蠹餘迅天風之送駕曠立覽于中

區摩斷刻於浯溪而歎蒼崖之老冰雪探禹文于岫嶮
而悲夾秋雨之泣蘼蕪慨雅道其曷徵訪石經于東都
孤城黯其莽蒼鴻儒○翳乎邱墟熠秋蓬之野燐啼斷壁
之窮鼯撫餘蹤而睥睨亦有念中郎之所為者乎於是
臨風慨想顧景遐思惟炎劉之叔季尚文風之熙、偉
蔡氏之碩學探先哲之玄元微機陋世教之訛謬當建寧而
聞微○迨熹平之四禩參○詒於棠谿正典籍之義理據
群說之紛披捭華說于已著收缺文于既隳繫校讐之
就緒發先物之沈幾匪堅砥之刻鏤孰能壽斯文于無
期乃鍛○乃厲○載航載梯剪翠壁之層雲剖丹嶽之嵐霏爾
乃摩挲蒼壁振拂青編照金莖於瓊露磨汞鼎於朱鉛

模李曹之書法迹篆隸而雕鐫纖芒生風山骨縷碧細
筋入髮煙痕浸丹躍蛟鼉於海鏡舞鸞鳳於氷天釵頭
鼎足之屈曲崩雲垂露之聯翩穹鼉負社昂首而雄峙
蟠螭抱額翔翥而欲旋泣中宵之鬼魅動清漢之波瀾
惟四十有六石揭辟舍之當軒映朱門而落、侈成功
之不刊書易公羊據金行之正位魯論篇帙按青陽而
左編維禮經之信置屹相尚乎南垣廓至理之昭晰絢
妙墨而無前倚層霄之炳爛耀飛藻之連蜷表巍、而
輻立為後學之蹄筌至若素宁朝啟費扉畫宣觀者環
堵摹寫精研研翰墨洒秋屏之雨車塵咽紫陌之煙偉金
聲而玉振播文明于、挺蓋將邁前修之洪業與金石

而同堅昭一代之盛典亘萬古而獨傳也抑孰知夫善
人云逝雅道隨傾焦桐絕響柯竹無聲想薪、之數碣
已寂寞於風塵蓋有登峴山而墮淚吊九江而傷神者
矣何魏人之遷鄴竟半毀於淪淵迨隋皇之博雅爰再
入於長安雖祕書內省之是儲終列礎負柱之堪憐宜
鄭公之憫古存十一於殘漫肆哀集於磚甃卒莫克夫
真完况夫千古井、空城衣冠宮闕之影滅荒基敗迹
之連營慨風流而雲散嗟大雅其曷徵求向之嚴辭正
誼健畫奇文磨穹而軋厚耀日而垂星者而今安在哉
但見秋草兮青、土花兮鱗、牧豎擊文階之火寒流
想襟珮之音使騷人墨客往來而興懷者徒弔古而沾

襟噫此霸漢之餘迹何必感此於登臨方今大道為公
車書大同煥離明兮洞開貫奎_註今當中盛典冊於祕
府流文教于辟雍人皆明經之士戶皆禮樂之風屹_半砥
柱以障川東金石在人心不必蒼崖之萬仞政教在方
冊不必篆刻而雕蟲使六經之道與太虛而比壽亘天
地以無窮何暇誇春蛇秋蚓之姿媚借重于石刻之穹
窿也哉于是憑高俛仰喟然而歌曰斷石兮殘經黯荒
涼兮漢京煙沙浙漚兮秋風驚又拜手稽首而歌曰我
元兮聖神握符兮闡珍文獻盛兮圖書陳羣金匱與石
室兮前無古而後無今

栢梁臺賦

錢崖賦葉下

巍乎高哉崇臺百尺俯臨乎通衢名旣曜乎綈帙狀復
寫乎皇圖何栢梁之鉅麗實有冠於西都帶龍首而特
立持土木之洪模旣定基于一簣爰累土於連車表以
工倅贊以公輸相空山之丈栢挺勁節之絕殊撼雲霧而
翳鬱吸雨露而紛敷貫太陰之深黑剪翠榦之扶踈堅
凝勵刃之質鱗斂溜雨之膚乃斷乃掇乃援乃揄命巨
靈以畢力尚海石之可驅爰假千歲之質以壯九重之
居中扶以^我猷^櫺支以^櫺櫺引以雕題連以綺䟽參錯乎碧
瓦之相映詰曲乎藻井之相扶走陽烏於高棟踞陰^映
于阿隅中天之巍哉兮連陰而接影閣道之峭峻兮積
塊而累蘇於是即馳道出周廬金支眩日翠旂拂塵法

勁元脫何增
翰元空何補

極元空何補
映元空何補

駕風陳雅、魚、或奉素而承蓋或秉筆而相與奕、
奉元空何補

星陳隨風左趨拜手稽首賡歌都俞七言之歌以効
萬年之觴以舉娛酒酣樂作時容愉、於是論思之臣
有若東方之徒上引遠古下陳黃虞述長年久視之道
叙蓬萊方丈之符指七圍之銅盤微浮雲於天達彼外
物之仙客欲霜縷而雲裾挹露華之涓滴若蟻蚨之微
濡斟瑶漿以為醴淪瓊草以為蔬玉屑乍飛輕塵不汙
一啜兮若幽憂之可却再舉兮凜凡慮之能攄若陟丹
輅若登方壺駕玉螭之蚪蚪如卜鄰乎太虛笑傲鴻蒙
俯視八區天子萬年樂胥有餘時有從臣承制仗內引
書誦詩談說道藝徐、主臣而前追明先生之高誼舉

涓滴元何改

聖哲之弘謨^迴虛無之逸轡曰靈臺之經始望氛祲而
察災異四聰達而無隱四目明而無蔽若日月之行天
垂休光於億世惟聖制之法古有遺蹤之可企明刑威
溥德惠求賢良輔不逮彼神仙之微茫實大人之當計
也於是從駕之臣欣然滿意稱聖明呼萬歲

海鹽賦

鯨波際天鮫門飛煙截沅雲於銀浦峙羣玉於瓊田微
夏后制貢之書政管氏海王之篇知海鹽之為利實民
用之所先青齊之境吳越之壤斥鹵萬里宵烹夜煎因
潤下之至味取作醢之自然爾乃牢盆庀司亭民輸力
鏹鑊廣場刮磨荒磧畦塍棋布墳壤山積朝雨零而潤

而潤尤空何增補

滋晴曠上而蒸濕且鍾且菴載醜載冕淪龍堆而沃澍
溜甘雨而滴漉洒天地之清沅瀉土膏之湛液溝冷漫
淫陂池漫溢於是亟以鼎釜燎以薪蒸萬竈煙青晴燥
若雲響鯢濤於乍浦漂蜃沫於餘腥浩、綿、泓、渟
渟若瓊漿之生肥異甘露之清冷熾焰俄息陰液漸凝
結霜花而出素耀皓質而流晶水壺寒而露白蛟泣
而珠明沙草春暉雲痕無際扶桑曙赫飛霜再零倅色
酥酹爭芒日星精熒洞射的皪稜層鄭之霏、扣之瑤
、富媼早技而効珍水若沐目而夜驚此所以倚賴不
能比其富張融不能賦其文也至若聚圉成山環埒為
陵萬車汗牛千艘貫繩漕渠轉輸以佐國經往、清流

大臣來持節而督賦而豪氓悍夫或竊利以干刑是東南煮鹽之為大又豈井池木石之產所能抗衡也哉嗟夫利之所興害之所隨齊謹鹽筴而富隆漢權鹽課而無遺彼李唐之亭監亦遺意之可推何計利之為害乃錢錢而錢至斯赫聖神之當御恤民力于凋疲削重額以寬征沛仁鰥于無涯海波清而不揚孽貨阜於京抵舉賢才之教禹妙調和于鼎鼐使海濱之下士亦因物而取規願有致于形鹽希薦用於咸時

金人賦

若有人兮在乎古先孰範其形兮俾壽其傳口三緘而致謹體百鍊而彌堅茲非后稷廟之金人所謂古之慎

言者乎原夫深潛玄默君子之德慎言寡辭聖謨作則

何哲人之垂訓乃鑄金以為式于是輸良鏐徵治師唯

元有

攸走虛飛廉次封夷鼓天鞀於鴻爐爛赤波之淋漓快陶鎔於一

快元

瀉宛胚暉之乍離德容儼其溫厲神采前辭其光輝口緘

默而至三若靜專而自持謹捫舌之飾戒慎追駟之愆

鍾元玄

儀豈若後世銷鐘鐻而侈功摩銅狄而夸奇者哉乃銘其

背洋、訓辭諄、乎多言多事之戒昭、乎神人禍福

之幾謂細微之不可忽謂強勝之不可為勿有上人之

心勿為先人之思鑒天道之能下體江漢之能卑惟溫

良而慎德乃積累之所基衆名言之歷、誠達進退之

樞機非往昔之謨訓曷儆戒之如斯宜周人之尊慕置

宗廟而事之凜乎若聖賢在前而不敢忽若神明在上
而不敢欺逮宣尼之來觀識龜鑑之昭垂舉手摩挲載
讀載惟謂實中而情信重贊美而嗟咨此家語之所記
足以為後學之箴規也猗歟聖賢所慎者言不知其人
之安在與陵谷而俱遷徒使人悲荆棘之銅駝弔露盤
之銅仙也登高想像古訓不磨用以自箴再思再歌
曰人之有言德之仇兮躁妄之發實言召訖兮念彼哲人
慎厥修兮惟詛則仁無易由兮寢、金人告爾猷兮胡
不鑒茲以寡尤兮爾毋嚚、默、以休兮訥爾出話庸
行之求兮有德有言斯若人之傳兮

飛車賦

玉關之西奇肱之隆陸斷木為車從風而飛夫何去中華
之四萬覽德耀而東來若稽古昔商邑巍、妙轉蓬之
一悟藉雕模於人為斤回斧運日鼓月揮泣鬼工於半
夜覺神造之莫窺爾乃轉扶搖輶崦嵫屏翳御戒陸封夷
颺驅月震霧驛坤堆望荆河而稽顙焱煥輟而上馳迅
雷扶輶商雲承軹不羽而翔匪翼而翬奔輪行空削月
而規輶軒凌虛跨虹百圍掣龍門之陰剝脫駟馬之塵
羈輶倒景而騫翥排廣漠而毳毼追阿香之驚霆軼羲
馭之金雞曾何數乎九衢之決驟又奚慮乎峻坂之嶮
巖鴻垂雲而何隘鷗運海而獨遲萬里一瞬彼穀孰推
碧落無聲厥牽孰脂超絕蟻螻輶葛陰暉指鶴駕而莫

擬認鸞輶而

口口

欲非不必範以驅馳之法

口口

何暇駢以六極

四字元空何補

之儀隱兮鱗兮恍若仙槎泛影渡銀漪飄兮忽兮翩如

鱗元空魚旁清元空奇有何校補

羽輪乘風凌丹梯工倕不能喻其巧造父不必測其機

輪元空命旁

于斯時也泰運式齊鏘天衢之和鸞輶南巢之干旗蹇

浮空而來下穆皇覽而載嘻觀茲奇器先物沉機謂彼

窮髮殫神竭思虞流俗之弗敦鑿智械而益漓矧黃屋

之非心伊木輅之是宜顧先路其曷騁又焉用夫此為

泯大巧于無迹剖轅輻而弗施信化機之密勿匪下民

之所知何遠巡於軒襪乘東風而導之于以知遐荒格

化於中國又以見聖人耀神明於外夷也皇元御極八

靡遠

空薦禧以德為車無遠不綏木獸犬驛之域貫胸乘布

之涯際輿服象賂輦馴犀混萬方而同軌効貢職而交
歸車服之盛超前有輝輿圖之廣亘古所稀將見飛車
之應不獨專美於有商而又出於文明鉅麗之時矣

洪武三十一年歲在戊寅七月二十五日錄於潭
涇寓所是日夜雨初晴臨窻一望禾黍漲天生民
樂太平寬仁之治豐稔無疵之年何其幸之甚也
生死榮辱似有定分何勞役、以累其靈臺追思
鐵崖先生在家舅雪齋芝川園林亭館之盛冠蓋
文物之多恍然如夢中矣今年西禧樓先生文淵
乃文獻故家孝節昭著於當今矧又讀書隱居教
子深為可則忽辱見借此帙其幼年手書諸賦簡
編浩瀚區、錄其二王後之覽者將知所自也是
日午時書識海虞晚生朱燧子新也

六月廿二日往香巖書屋借青雲梯相勘此本盡

出其中青雲梯原籤如是名目分三冊每冊首題
曰至治之音四字為首一行其次行即云某賦某
人人或一篇或不一篇惟於二冊之下半題曰
楊廉夫諸賦始以黃金臺終以禹穴共廿二篇三
冊之下半亦題曰楊廉夫諸賦始以八陣圖終以
飛車共四十七篇蓋第二冊中摘取麗則遺音十
九篇而割此本首三篇入之其原實合也復翁手記
六月六日前月來過之書船友曹錦榮復來蓋為
有別種交易介余關白也云從吳江附夜航而來
包中攜有文瑞樓墨格鈔本楊鐵崖文集一冊索
青蚨每葉二分余粗一閱之知是錄鐵崖賦藁案

麗則遺音
亦有八陣
圖一題而文
不同
朱子新見
蘇州府志
常熟人物
元代燧志
作鑑當誤
青雲梯作
燧

頭適有麗則遺音在急取對之無一首合者因觀
末有朱燧子新跋始知諸賦簡編浩瀚區、錄其
二三是冊蓋摘錄鐵崖賦稿也朱子新亦元末人
而至明初者喜_手錄前人制作向曾獲其_手書青
雲梯三冊皆錄元人賦藁惜已流轉他所香巖書
屋中尚有其副茲冊亦文瑞樓所錄副本也余嫌
書友索直昂未與議直而書友欲丐余家刻書出
售因以此為則質遂得繙閱一過并遍取鐵崖文
集本攷之無有及是者乃知朱公與鐵崖生不後
故聞見廣搜羅易耳則此冊雖未必全豹其論賦
則書_出麗則遺音之外其論文則在鐵崖諸集之外

誠不輕見之書也文瑞樓書目有鐵崖賦一卷其
即是本歟 乙亥季夏八日梅雨初晴晚起復翁記

東輝子集不載所作古賦世所傳者僅有麗則遺音中三十三首及鐵崖文集中主蓮花
漏記里鼓車三首而已此本計賦五十首俱遺音所載者蓋後人從青雲梯錄出以補其未
備觀後錄朱子新跋自見初藏桐鄉金氏後歸吳縣黃氏錢唐何夢華主簿曾傳其副
又重編為三卷改名鐵崖賦稿以紫微為上卷首篇會通河為末潭天儀為下卷首篇蓋為末復
刪去姑蘇臺賦第一首玩鞭亭賦一首止存四十八首次序移易非復元本之舊今字經室外集提要
所載鐵崖賦稿二卷即何氏重編本也頃從高叔恭借得何氏元本始知何氏於諸賦中字句多
竄改不僅移易次第而已爰命二依元本影錄一本凡何氏所竄改悉為標出使可識別使不見其
不幾以何氏重編者為定本耶道光癸卯五月廿一日李堂校畢識

此本有賦題下悉無賦字版心僅書鐵崖二字凡賦字以及賦稿上下等字俱係何氏所加備書人誤依
補入又賦中字句又多從何氏今悉塗乙以復其舊是日又識
此本雖係影寫頗多訛誤頃倩力之小史映即用元本逐字比校一過改正數十字然元本亦有
謄字惜不得青雲梯校之二十五日夏至季言又識

青雲梯第二冊鉄笛諸賦目

黃金臺三之秦時四之麒麟閣五之鳳凰池六之曹娥碑七之

磨崖碑八之太公璜一之正考父鼎二之孔子履三之斬蛇劍四之

承露杯五之銅雀瓦六之八陣圖七之鉄箭八之狩麟四之

神羊二之罵虱四之鎬京二之伏蛟臺 蒿宮 金蓮炬 禹穴三之

紫麗則遺音共四卷青雲梯所錄無第一卷中文第二第三卷文全第四

卷脫四之三些馬四之五拒豔四之六著草四之七琴四之八杖并卷

一哀三良懷延陵吊伍君弔望諸君悲舒王弔陳了翁憂釋乞巧

共八篇實少十三篇當即朱子新跋所云其幼年手書諸賦簡編

浩翰區々錄其二三者也麗則遺音元刊而外世間尚有傳本惜未

刊之稿但傳伏蛟臺至飛車五十篇而已復翁校青雲梯本異同訖又記

附錄青雲梯第二冊鉄笛諸賦後跋

洪武三十一年歲次戊寅七夕日錄此西禱樓文淵先生見借家藏巨帙中之所載是日極熱是年三伏中涼颼洒然如深秋之日至初五日暑毒熾盛晚刻忽查侃上塘田見說仲禮傳翁患腹疽甚亟即泛小舟注觀田抵寓所夜坐忽見新月斜形老稚同觀勿至初六日夜見之又復如是天理蒼々休祥所係不知其為如何也是日午伯達至知彼中上下安好遂還所借南唐書并贈高詩三冊次日午前書于十三都潭涇上海虞朱燧子新處夢中書識

又第一冊諸人賦後跋

洪武三十一年歲次戊寅六月二十四日午前竟此前冊是書乃西禱文淵有道樓君家藏是歲夏天並無炎暑日、涼風洒然稍得

人事寬和安居有望亦一可喜可賀之意云海虞朱燧可新識之
以為他日暇中展玩